
章君穀著
西山十怪
皇冠叢書第二六六種
西山十怪
章君穀著

西山十怪

章君穀著

章君穀的作品

大明英豪傳

咸同十傑

戊戌六君子

西山十怪

鴉片戰爭人物

目錄



『朱家麵，李家磨，做得一個大饝饝，送與對巷趙大哥。』

這是明朝崇禎年間，流行於江淮之間的一首民謠。朱家是說大明，李家指闖賊李自成，趙家則謂滿清愛新覺羅氏，因爲相傳清廷的國姓是趙。明朝崇禎十七年，流寇李自成攻陷北京，斷送了朱家的江山，然後多爾袞親率大軍入關，迎來六歲的兒皇帝福臨，幾番鏖戰，底定中原，滿族能在中原稱帝兩百六十八年，除了運氣太好，應以西山之熊多爾袞的功勞第一。

多爾袞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第十四個兒子，清太宗皇太極同父異母弟弟，清世祖福臨的叔叔。歷史上很少有像他這樣一生鶻起鶻落，遭遇奇特，譽滿天下而又謗滿天下的人物。他跟他的堂弟鄭親王濟爾哈朗同爲攝政王，輔佐六歲登基的幼帝，可是他却大權獨攬，專橫跋扈。從順治元年起就封他爲皇叔父，一切禮儀比擬父皇，二年改以『父王』稱之，不久他便娶了順治皇帝的生母，也就是他的寡嫂孝莊皇后博爾濟古特氏，開中國皇族從所未有的先例，從此他的封號就改爲『皇父攝政王』了。當他在世的時候威福日恣，凌駕一切。滿朝文武，內外上下，都只知道有多爾袞，而不知還有個兒皇帝福臨。但當順治七年十二月他死在邊外的喀喇城，方祇三十九歲，清世祖追尊他爲成宗義皇帝，喪儀悉同帝制。可是就在第二年的二月間，十四歲的清世祖忽然以多爾袞生前圖謀不軌的罪名，削奪他所有的封號，清除他生前的親信，讓皇帝生母博爾濟古特搬出多



爾袞所住的睿親王府。這就是所謂的順治八年政變。

政變的原因固然是清世祖不滿多爾袞生前的驕橫專擅，把自己當成了傀儡一般，然而他對多爾袞跟他母親的罔顧倫常，叔嫂結合，引起天下人的恥笑，顯然的也是十分之懷恨。清世祖的生母是當代出了名的美女，據說她是因爲多爾袞幫她兒子定鼎北京；建立滿洲帝國，大權在握，居然不曾實行篡奪而心生感激，因此以身相許，有所報答，這話多半不假。祇是到了清世祖的曾孫，清高宗乾隆皇帝登基以後，乾隆曾採納大學士紀曉嵐（昀）的建議，把許多早年的宮闈醜史，皇室祕聞全部燬去，使後世的人無法獲知當年祕勿。然而我們從遺留在朝鮮的珍貴史料，例如朝鮮遣往奉陽當人質的世子孝宗所遺下的手記，仍可以尋出此一皇族家庭悲劇的全貌。

清太祖努爾哈赤一共有十六個兒子，其中以十四子多爾袞和十五子多鐸，是他最寵愛的大福晉（滿洲親王、郡王、世子的正室夫人）所生。這位大福晉是繼室扶正，人長得非常漂亮，尤其冰雪聰明，善伺人意。她從十二歲起就成爲清太祖的寵妃，寵愛歷二十六年而不衰。明熹宗天啓六年（一六二六）清太祖六十八歲，大福晉三十七歲，多爾袞十五而多鐸十三。那年正月清太祖攻打甯遠受了重傷，退到距離瀋陽四十里的靉雞堡時，他知道自已不行了，還特地派人去把大福晉召來送他的終，清太祖臨終曾經親口向他的次子代善說：



『九王當立，可是他年紀還小，所以我使你權攝其位。等九王長大了，你再讓回王位給他。』

九王，就是大福晉所生的多爾袞，而次子代善，實則是清太祖的長子。這是因

爲清太祖的長子褚英謀叛正法，五子、十子、十一子、十二子早逝，以現存的兄弟排行，代善居首，多爾袞第九的關係。

太祖的臨終遺命是交代得很清楚的，可是年已四十六歲的代善，不願爲他的同父異母弟弟暫攝王位，而且他也不想在他父親屍骨未寒的時候，就引起兄弟鬩牆，宮闈慘劇，所以他私下把王位讓給同父同母諸弟之中，野心最大，手段頂辣的老四皇太極（皇太極是名字，姓則同爲愛新覺羅）。皇太極當年三十五歲，他年富力强，雄心勃勃，太祖死後他爲了斬草除根，免貽後患，便僞造太祖的遺命，推說大福晉美豐儀而心術不端，她太有機心。太祖生前雖能制止，但却唯恐自己死後大福晉會擾亂國政，所以他遺命諸貝勒（王子），死後以大福晉陪葬。

皇太極邀集了幾位弟兄，同去知會他們的繼母，太祖立得有以她陪葬的臨終遺命。大福晉明明知道遺命是假的，她執意不從，於是這些貝勒們就苦苦相逼。大福晉眼見這些貝勒王子們來勢洶洶，非逼她自殺不可。她祇好穿上禮服，佩戴金玉珠翠，哭泣著向貝勒王子們說：

『我從十二歲起侍候先帝，如今已經二十六年，就此相從於地下，也未始不可。不過我的兩個孩子多爾袞和多鐸，年紀還小，我死以後，還得求你們諸位做哥哥的開恩，撫養他們長大成人。』

說完，她便從容自盡，讓皇太極他們將她的屍體，跟清太祖合葬。——這位大福晉烏拉納喇氏，雖說是繼室，但她總算是清太祖的正妃，也就是諸貝勒的母后。皇太極等矯詔弒母，是大不孝，所以乾隆年間重修清實錄時，這一段密勿是全部删除了的。

大福晉被迫自盡，十五歲的多爾袞，和十三歲的多鐸當然不會毫不知情，奪位之憾，殺母之仇，仇恨的種子在多爾袞的心田，因年齡的長大而生根發芽。可是皇太極登基，成爲清太宗以後，多爾袞始終找不到報仇雪恨的機會。太宗即位時對外要跟强大的明軍作戰，對內則王室兄弟之間的明爭暗鬥越演越烈。除了大貝勒代善是一名胸無大志，只知衝鋒陷陣的武將，太宗的三哥三貝勒莽古爾泰，和堂兄阿敏都有取太宗而代之的野心。太宗本身的地位也是岌岌可危。多爾袞自小伶俐機警，靈巧奸猾，他瞭然自己的處境，便竭力巴結弒母首兇，他的同父異母哥哥清太宗。太宗在內訌日烈的時候，正需要奧援和親信，小小年紀的多爾袞偏就有這麼高明的手段，他使太宗將他視爲心腹肱股，寵信已極，甚至口口聲聲的說：

『多爾袞的舉動，皆合朕意。』

內訌的結果，是阿敏處死，莽古爾泰被幽禁。清太宗的王位漸漸穩固，天資靈活，才略雄絕，勝過其他兄弟百倍的多爾袞，由於他善於察顏觀色，事事迎合太宗的意旨，因而成爲清太宗最得力的幫手。他輔弼太宗建國號曰大清，登皇帝大位，南征北討，國勢日强。十七年後，太宗五

十二歲，他在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暴殂於瀋陽。他死後的第六天，清廷諸王在大衙門集會，商討由誰繼承大統。太宗的大哥，時已封爲禮親王的代善首先發言，主張立太宗長子肅親王豪格，可是豪格以『福少德薄，不堪承任』爲辭。在這千鈞一髮的關頭，清太宗的手下將領，唯恐實已掌握大權的多爾袞挺身而出，皇帝自爲，他們一致仗劍上前說：

『我們衣於帝，食於帝，養育之恩，如同天大！倘若不立皇上的嫡子，我們甯願從皇帝於地下！』

代善看見諸將仗劍而出，他唯恐又生是非，忙說：

『我雖然是皇帝的兄長，可是我久已不聞朝政，幹嘛要我來出什麼主意？』

然後，他抽身就走；太宗的八弟，英親王阿濟格也跟著他走了。剩下老十豫親王多鐸，一語不發。這時候，多爾袞靈機一轉，接口就說：

『你們說的話很對，豪格既然退讓，那我們就擁立福臨。他年紀雖然小些，不過我可以跟鄭親王濟爾哈朗（多爾袞的堂弟）左右輔政，等福臨長大了，再歸政於他。』

當下，衆人依允，對天發誓而散，這便是清世祖繼位的經過。世祖登基，大權全落入多爾袞的掌握。從盛京（瀋陽）到北京，多爾袞出入宮禁，和他的寡嫂，一代美人博爾濟古特，以及皃

皇帝福臨，相處猶如家人父子，他讓出了皇帝的名，却享盡了皇帝的福。後來，他乾脆把他的寡嫂，公然的娶進睿親王府。

多爾袞固一世之雄哉，可是，除了他以叔接嫂，引人訕笑，他還做了一件爲人所不齒的事情，那便是他曾謀殺清太宗的長子肅親王豪格，强納豪格的妻子爲妃。私通寡嫂於先，奪佔侄婦於後，多爾袞使滿清宮闈的倫常爲之大亂，這究竟是由於他帷薄不修，還是他難忘弒母之仇，出之於對清太宗皇太極的一種報復心理，如今早成爲一宗千古疑案了，也許讀者閱過本文，憑您的智慧，可以給這三百多年前的宮闈奇案，做個判斷。


洪承疇是陳小三之後



『葵山山前出忠臣，葵山山後出不仁。』

這是洪承疇的第十一世孫，五年前在台北市博愛路他所開設的一家刻字店裏，向筆者口述的兩句福建南安謠諺。葵山，在南安縣北六里，叠石如筴，宛似葵花，是南安一縣的主山。據那位刻字店老闆洪先生說：忠臣，係指延平郡王『國姓爺』鄭成功，家住南安二十七邑。不仁，駡的是『西山之貛』大明貳臣洪承疇，世居南安英都。閩南一帶向有『洪皮陳骨』的說法，意思是英都洪姓一族，全是『陳三五娘』一書中的男主角，宋末元初泉州才子陳三的後代。照世系推算，陳三是洪承疇的九世祖。世居英都的陳三子孫爲什麼要改姓洪？其中頗有一段曲折內幕。

想當年（明朝崇禎四年，公元一六三一），清太宗皇太極命他的九弟睿親王多爾袞，大兒子肅親王豪格，後來又加派侄兒鄭親王濟爾哈朗，率領滿洲八旗精兵，猛攻天下第一關——山海關的東北屏障，四戰之地錦州城。錦州守將祖大壽正在生病，無法領軍作戰。於是錦州告急，京師震動，明思宗朱由儉派朝廷柱石，國家干城，迭敗流寇李自成、張獻忠的遼薊總督洪承疇，親率巡撫邱民仰，勇將王樸、唐通、曹變蛟、吳三桂、白廣恩、馬科、王廷臣、楊國柱八總兵，領步兵十三萬，騎兵四萬赴援。旌旗蔽空，萬馬奔騰，大明兵威之盛，使滿洲三親王爲之震悚。清太宗得報，盡起八旗大軍星夜攢趕，全師進出於錦州外圍兩大重要據點，松山與杏山之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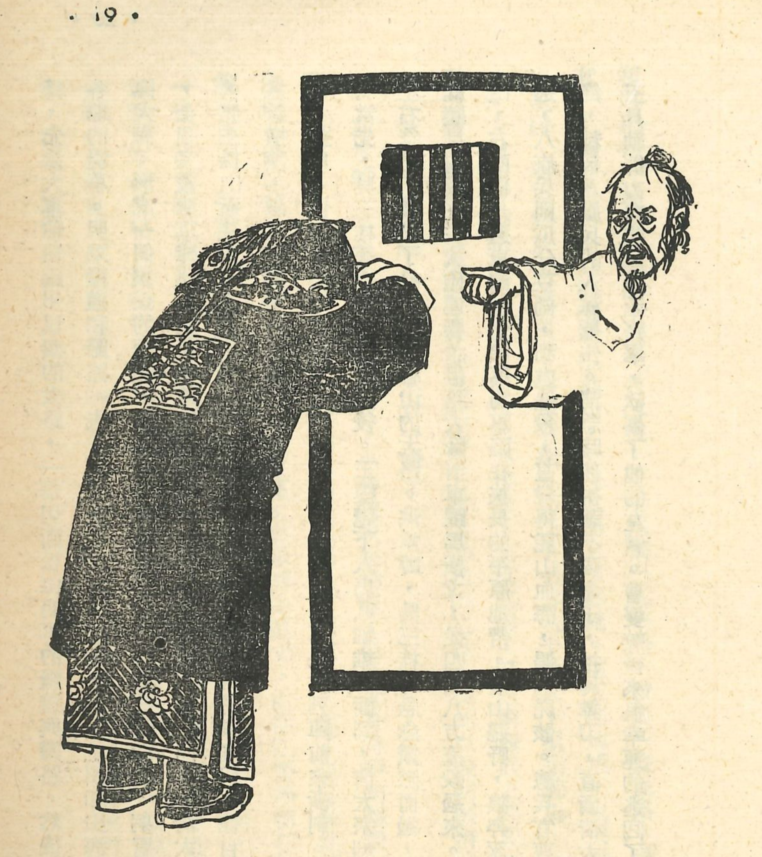


當時，滿洲諸王、貝勒（部落之長）紛紛獻計，如何在明軍集結於錦州之前，先行攻城。清太宗却微微而笑，搖頭說道：

『不不不，我所怕的，正是此刻敵軍曉得我大兵已到，遲疑不進，或竟潛師而逃。倘蒙上蒼庇佑，他們都開向松山、錦州來了，那麼，到時候我揮師破敵，就有如縱犬驅獸！』

諸王貝勒摸不清他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膏藥。其實清太宗早已偵獲情報，明軍的糧餉都在甯遠（現今的遼甯興城），洪承疇因爲錦州前線用兵在即，唯恐糧草不繼，又怕清太宗斷絕他的糧道，正用重兵保護糧道輸運糧草。大軍分佈在自甯遠、杏山、松山，以迄錦州的一線。他打算等錦州存糧充份方始全軍集結。可是北京城裏，偏有新任兵部尚書陳新甲，一再的跟他作對頭。屢屢啓奏洪承疇曠師日久，糧草將告匱乏，而明思宗崇禎皇帝向來優柔寡斷，耳根子軟，當洪承疇在前方聽說，陳新甲力請皇上派他到錦州來代洪承疇出戰。他就不敢固執前議，決計改變戰略，打算孤注一擲，跟清太宗決一勝負。

洪承疇暫時捨下棄置在甯遠、松山一帶的大批糧草，親率六萬步兵進駐松山。餘下的步騎各軍則緊躡其後，節節推進。明軍在松山佈陣，用四萬騎兵環守松山三面，十三萬步兵則從錦州城北的乳峯岡起，在乳峯岡和松山之間紮下了七座營盤。然後再挖一條長濠，構成一道堅強的防線。



十七萬人馬集結松山，準備決戰，正合清太宗的如意算盤。他說他唯恐明軍遲疑不進，潛師而逃，那正是他怕洪承疇因爲分兵保護糧草。而將十七萬人馬佈成一字長蛇陣。清太宗曉得松山存糧祇能支持個五六天，明軍勢須速戰速決。所以他避免正面交

鋒，先派大軍佔領錦州以西的大路，一舉切斷松山明軍的糧道與歸路。然後再分兵刼奪明軍散置各地的糧草。明軍糧道和歸路一失，再想規復就很不容易，因爲錦州和山海關之間西有高山，東臨大海，形成一個狹長的瓶頸，自來易守難攻。洪承疇也曾披堅持銳，躬冒矢石，屢次發動夜襲，企圖突破清軍陣地，結果都被清太宗厚結的清軍所擊退。與此同時，清太宗料定明軍糧盡必走，他在松山通往甯遠的大路兩旁，塔山、杏山、小凌河一帶遍設埋伏。他自己則親率大軍，排成無數橫陣，澈夜守候明軍自松山向南退却。

翌日，也就是清太宗算定明軍糧盡的那一天，明軍果然列陣前來衝刺。總兵王樸率領大隊一馬當先，吳三桂等六總兵輪番殿後。王樸麾下人馬亂雜雜的衝到，清太宗却一聲號令，清軍分向左右急退，讓出了松山通往杏山的大路。洪承疇、吳三桂等急急鑽隙而過，可是一過清軍陣地，就聽見前後左右號砲連響，但見大隊清軍躍馬橫戈，從四面八方掩殺過來。松山、塔山間左面是山，右面便是遼東灣。十餘萬明軍陷在狹長的平原地帶，漫山遍野，狼奔豕突。明軍紛紛奪路而逃，八旗兵則瓜分豆剖，到處追殺，直殺得屍山血海，遍地屍骸。總兵官曹變蛟幾次三番奮勇衝鋒，都被八旗兵的人海擋住。情急時他拚著不要命了，拍馬舞刀，直衝清太宗的大帳，却又被諸王貝勒併力向前，刀矛齊舉，砍傷了他的左臂。曹變蛟後來很幸運的逃回了松山城裏，洪承疇却

和邱民仰一連五次突圍不成。吳三桂、王樸只賸一人一騎，殺出一條血路，退到了山海關上。還有一小部份明軍逃到海邊奪些漁船，划向大海之中漂流。這天崩地坼，鬼哭神嚎的一仗，清軍大獲全勝，明軍幾於全軍盡墨，被殲者達五萬三千七百八十餘人，損失駝馬、甲冑、砲械成千累萬。從杏山到塔山間的大戰場，明軍死傷狼藉，血流成渠，遼東灣海面上浮屍如雁如鶩。洪承疇戰到力盡，被清太宗生擒，此即爲近代史上著名的松山之役，從此以後明弱清强，錦州、松山、塔山、杏山相繼失陷，遼東形勢丕然一變。

洪承疇，字亨九，福建南安人，小時候家裏很窮，但他却長得頭角崢嶸，相貌不凡。十二歲那年他遇見一位江蘇崇明富戶沈百五，沈百五把他帶回家中，請了老師敎他讀書，洪承疇自此喊沈百五爲伯父。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洪承疇中進士，由浙江督學轉任陝西兵備道，清剿流寇李自成、張獻忠，立了不少汗馬功勞。漸次升遷到兵部尙書，遼薊總督，成爲大明朝廷的擎天一柱。他貴顯的時候，山東、河南流賊横行，淮河糧運受阻，洪承疇就保荐沈百五負責漕運，沈百五竟不請公帑，散盡家財，裝了好幾千船的米糧，從海道運到京師。崇禎皇帝因而召見，授他戶部山東淸吏司郎中的官職，加光祿寺卿銜，從此他就在洪承疇的大營效力。洪承疇松山兵敗被俘，他也被清軍捉住，身陷囹圄。

被俘之初，清太宗對洪承疇十分優待，百計羈縻。他親手爲洪承疇解縛，備下珍饈請他進餐，可是洪承疇一心絕食求死。清太宗天天派他的文臣分批懇勸洪承疇歸降，洪承疇則置之不理，他瞑目僵臥，一連餓了九天，只剩下了一絲鼻息。清太宗親自帶了王公大臣前去看他，叫人撬開他的嘴巴，灌一碗參湯下去，洪承疇方始徐徐甦醒。然而他一睜開眼睛，就對圍繞著他的那些滿洲人說：

『我是明朝大臣，家在福建，斷不能降。』

清太宗爲他的一腔忠藎所感，居然慷慨的說：

『你不願降，我便放你囘去，只是你在我營中已經九日不食。如今你要囘山海關，迢遙長途，鞍馬勞頓，你總不能空著肚子走這麼遠的路呀。』

當下，命人送上牛肉美酒，洪承疇便不推辭，吃了個飽，然後由八旗軍士護送他囘山海關。臨走的時候，清太宗還解下自己身上所穿的貂裘相贈。洪承疇都快走到山海關了，忽然遇見他的一名家人，身穿素服，神色栖皇的迎面而來。一眼看到了洪承疇，那家人不禁大吃一驚，他忙不迭的說：

『哎呀，主人您還在呀？可是皇上先已聽說主人在松山一戰時，爲國。軀，曾經爲您罷朝，

設御祭九壇。如今又派我們好些家人，出關尋覓主人的骸骨……』

他說到這兒，洪承疇早已悲酸難忍，他捶胸頓足，放聲大哭。哭過以後，主僕兩個一商量，松山已陷，三軍盡墨，洪承疇倘若囘到北京，縱使皇恩浩蕩，不治他的罪。那滿朝文武之中，妬嫉賢能之輩，一定會落井下石，牆倒衆人推。唯恐囘到北京將有不測之禍，轉念清太宗對他恩義如山，愛護有加，他能用兵，又謙恭下士，愛惜人才，尤其還言之有信，釋放自己囘國，顯見他是一位命世之主。於是，由這一念之差，他就此打了囘轉，投降滿清，得了千秋萬世的駡名。就在他背明降清的時候，他的恩人沈百五却自清營逃走，輾轉囘到家鄉。

洪承疇降清，眞使清太宗高興萬分，當天就賜給他無數珍物，還大張筵席，雜陳百戲，歡天喜地大事慶祝。太宗麾下的將領冷眼旁觀，大爲不悅，他們私下質問清太宗說：

『洪承疇不過是一名俘虜，幹嘛待他如此其厚？』

清太宗却反問他們道：

『我們這些年來櫛風沐雨，出生入死，都是爲了什麼？』

諸將囘答：

『無非爲了要得中原之地。』

清太宗便莞爾一笑的說道：

『如今我們得了洪承疇，就好比瞎子得了個領路的，安得不賀?』

這麼一說，滿清諸將方始恍然大悟。以後他們對待洪承疇，也是言聽計從，執禮甚恭。

洪承疇從此成爲滿清開國佐命的重臣，他曾歷事滿清開國的三位執政者：清太宗、攝政王多爾袞和清世祖愛新覺羅福臨，獲得他們無比的信任。滿清立國的規章制度，大半出於洪承疇之手。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闖賊李自成攻陷北京，崇禎皇帝吊死煤山。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向滿清乞師討賊。當時太宗已死，由多爾袞攝政，清軍大舉入關。洪承疇既然被滿人視爲『瞽者前導』，所以他是滿清入山海關的第一人，他一進山海關就放聲哭道：

『不意今日生入此關!』

滿清定鼎北京，福臨被迎入關內，洪承疇先是多爾袞的左右手。順治七年（一六五〇）多爾袞死在熱河，他益獲十四歲小皇帝福臨的重用。四年後福臨命他經略七省，底定西南，統率滿漢大兵數十萬，文武隨征官員數千員，聲勢顯赫，位望隆重，爲一部滿洲史中空前所未有。不過他背主求榮，屈身降清，心中內愧甚深，而時人認爲他引狼入室，爲虎作倀，對他更是極不諒解。當洪承疇隨滿洲人入關以後，直到他悒鬱以終，不論他走到那裏，都有大明的忠臣義士，平民百

姓，或則背後，或則當面，對他冷譏熱嘲，嬉笑怒駡，甚至於伸手就打，使他慚惶無地，懊惱欲死。『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洪承疇受盡屈辱，儘管他是滿清元老重臣，掌生殺奪予大權，可是碰到這種難堪場面，他也唯有引咎自責，默默的忍受。

早在清軍南下，洪承疇以內院大臣出撫江甯（今之南京）的時候，大明武英殿大學士黃道周兵敗被執，解送江甯。洪承疇亟想勸他降清，然而黃道周一聽洪承疇自通姓名，當場就斥責他道：

『你怎麼會是洪大將軍?想我洪大將軍爲國捐軀，成仁取義，先皇還曾賜祭九壇。你們從北方來，難道不曾看見大路旁邊，先皇爲洪大將軍立的御碑麼?你是什麼東西!敢冒洪大將軍的名義，到江甯來招搖撞騙!』

這就是『當著和尚駡賊禿』，直把洪承疇駡得駭汗淋漓，簌簌而下，不敢抬起頭來正眼看那大義凜然的黃道周。他唯有揮揮手，命左右將黃道周帶走。

還有一位秀才朋友閻爾梅，淮北人，當洪承疇統滿漢兵數十萬，到了武漢。閻爾梅以早年好友的身份，上洪承疇的行轅相見。洪承疇和他殷殷話舊，顯得非常親熱。但當他問閻爾梅近况如何時，閻爾梅却脫口而出的以兩句七言詩回答，他說：

『一驢亡命三千里，四海無家十二年。』

洪承疇登時就稱讚這兩句詩作得很好，他又問閻爾梅道：

『最近可有什麼新作?』

『有呀，』閻爾梅接口很快，他說：『近來讀「李陵傳」，一時有感於中，得了一首七絕。末兩句是：「不引單于來入塞，李陵還是漢忠臣！」』

洪承疇當然明白，這正是老朋友當面罵他不該背明降清，成了貳臣。他滿心羞愧，嘿然良久說不出話來。過半晌，他才試探的再問一聲閻爾梅：

『我這次南來，正要因地設官。你老兄想要什麼位置，只需吩咐一聲，小弟無不遵命。』

然而，閻爾梅却又學他，也是老大半天不開口答話。洪承疇這才曉得，亡命三千里，無家十二年，窮途潦倒的閻爾梅，特地來見他一見，目的只在於當面罵他兩句而已。做滿清的官，他可沒這個興趣。果然，一對老友僵了片刻，閻爾梅還是一無所求的興辭離去。

最叫他下不了台的一次，是洪承疇聽說他的恩人，自小尊爲伯父的沈百五，結納志士，圖舉義幟，不幸事機敗露，被清軍捕獲。洪承疇立刻就去清軍大營，設法營救。詎料沈百五一見到他，竟然故意裝瞎，他茫茫然的望著洪承疇問：

『我的眼睛瞎了，看不見。你是誰呀?』

洪公深連忙上前行禮，必恭必敬的說：

『伯父，小侄洪承疇見禮。』

沈百五聽他自己通名報姓，登時就跳起來高聲呵斥：

『洪公深受國恩，他早就爲國盡忠，戰死松山了。你是什麼人?膽敢冒充洪公，妄想陷我於不忠不義！』

罵時，左手捽住洪承疇的衣領，右手猛揮，一連好幾個耳光，打得洪承疇兩頰紅腫，齒血涔涔。但是他還不得不陪著笑臉，聊以解嘲的說：

『鐘鼎山林，各有天性，這是絲毫不能勉强的！』

沈百五後來從容赴義，就戮於江甯淮清橋下。他所結納的五百名志士，在他死後聚集起來痛哭一場，然後同時殉死，不讓田橫的五百死士專美於前。

洪承疇何以會是泉州才子陳三的後裔呢?據說元代初年陳三和他的哥哥陳麒舉義失敗，全家被殺。唯有五娘的陪嫁丫鬟，被陳三收了房的洪益春逃出虎口。她逃到西溪失足落水，被一對漁翁、漁嫗救起，把她帶到南安英都，從此養鴨爲生。益春當時懷有身孕，她給陳三留下了血胤。



只是孩子生下來以後，唯恐被人發現他是泉州陳家的子孫，可能遭官府的殺害，所以她讓孩子姓她的姓，這便是『洪皮陳骨』之說的由來。

以陳三的這個遺腹子爲始，英都洪姓子孫繁衍，蔚成巨族。西山之貛洪承疇，無疑是此一家族中最出人頭地的一個。可惜他背明降清，大節有虧，他的族人，對他深感痛心疾首。洪承疇經略七省奏凱還京，仍居相位。康熙初年他告老還鄉，一家大小一概入旗，世襲一等哈番，也就是世襲武職中最高官秩的總兵官。儘管滿清皇帝把洪承疇視爲開國元勳，可是，南安人和英都洪姓族人始終都以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不大和他往來。洪承疇衣錦榮歸第一次在家鄉做壽，滿清官吏冠蓋雲集，爭來道賀，當大開壽筵的時候，偏就有一位同族尊長站了起來朗誦祝嘏詞章。衆人聽時他唸的居然是崇禎皇帝的祭文，當時眞敎洪承疇啼笑皆非，欲哭無淚。由於同鄉族人對他的輕視和排拒，所以洪承疇的晚景一直淒涼落寞，眞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洪承疇獨居侘傺而死，死後清廷賜謚文襄，國人卻私謚之爲野豬——西山之貛。

『朱家江山愛新覺羅佔，得了錢糧吳家分一半。』

這首歌謠，是說清軍入關，佔了大明天子朱家的江山。每年收得的錢糧，光是平西王，世鎮雲南的吳三桂，就要花掉其中的一半。

乍聽起來似乎令人難以置信，事實上却是千眞萬確，絲毫不假。順治末年，中國十八行省全已歸於大清帝國的版圖，一年的賦稅收入不過一千九百六十萬。可是順治十七年（一六六〇）戶部上奏，說是僅祇雲南一省的俸餉，歲費卽達九百餘萬兩。戶部尙書力請六歲登基的順治皇帝下詔，令吳三桂歸還他帶到雲南的八旗兵，並且把他的直屬部隊綠營兵裁減三分之二。正因爲雲南一省的俸餉佔了國家總收入之一半，皇帝苦得不能再苦，國家窮得不能再窮，居然還鬧出了大虧空。從順治元年到十七年間，朝廷已經拖欠了兩千七百萬兩銀子、七萬石米、十九萬斤藥材，折價九萬兩銀子的綢緞布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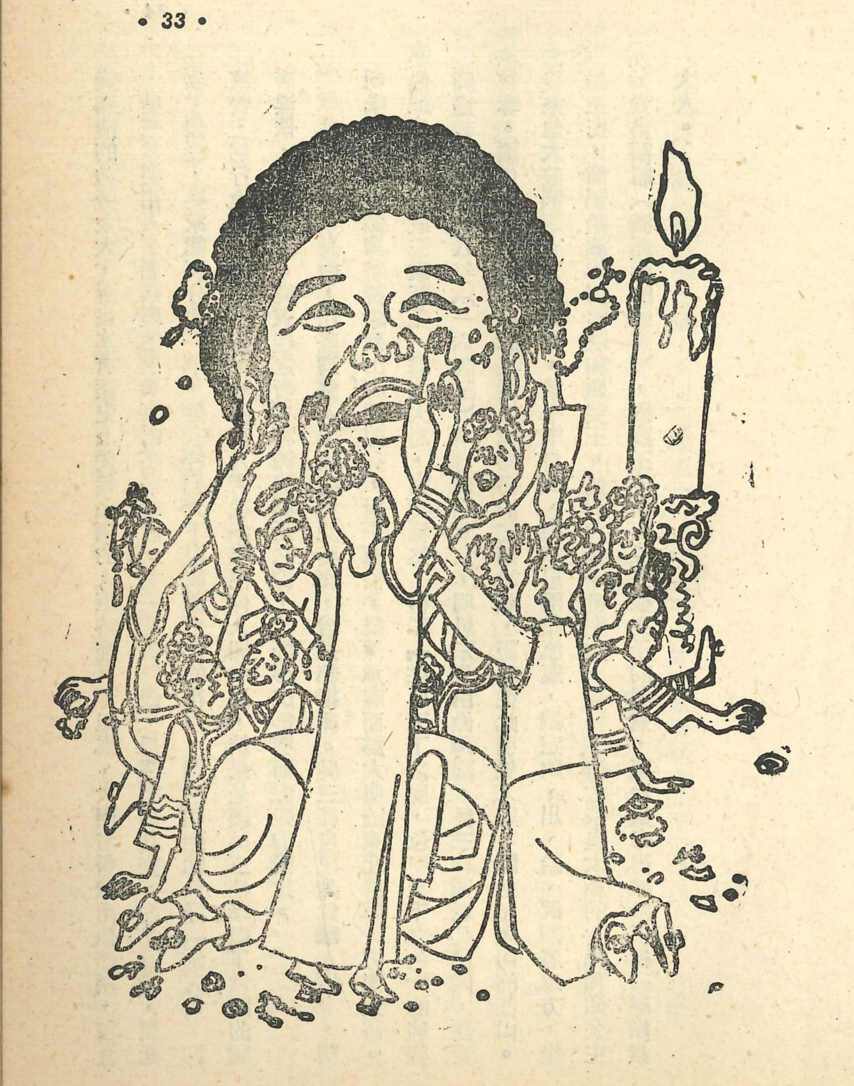
順治皇帝沒敢下詔命吳三桂裁兵，他叫人去跟吳三桂私底下商量商量，能不能夠稍微節省一點？免得國用匱乏，朝廷的虧空越鬧越大。然而吳三桂一聽這話，登時就抹下臉來，他說：『沒那個話！如今邊疆不靖，怎能裁兵？』

一句話，便輕輕推翻了朝廷裏君臣間硏議多時的節源開流計劃。國家財政之困窘，皇帝用度

之拮据，依然如故，不知伊於胡底？反正吳三桂一伸手要錢，朝廷就不能不給，吳三桂一年要花九百多萬，唯吳三桂馬首是瞻的廣東尚可喜、福建耿仲明，當然難免要學他的樣。於是滇閩粤三藩軍餉，一年就得兩千多萬。所以史家曾謂天下財賦，半耗於三藩。日本的清史權威稻葉君山也說清初三藩之亂，並非純由政治上的因素，跟國家財政也大有關連。不失爲一針見血的高論。

滿清開國初期國家之窮，皇室之苦，在中國歷史上是絕對的反常現象，值得玩味的有趣問題。中國歷代的創業之主，一旦黃袍加身，君臨天下，就沒有一個不是積金如山，錢用不完的。唯有滿清的兒皇帝愛新覺羅福臨，他在北京登基，當時的中原正是百戰之餘，赤地千里，大內的庫藏，又被李自成鑄成金餅、銀餅，一大車一大車的搶了個精光，運到陝西老巢去。垂涎已久的中朝樂土，居然是國庫空虛，一貧如洗。執政王多爾袞迫不得已，頭年九月就從老家盛京（今之瀋陽），搬來了帑銀一百萬兩濟急。十月又命朝鮮送米七百八十多石，所以愛新覺羅福臨是唯一以外力入侵中國的倒賠老本小皇帝。

賠本皇帝好不容易熬過了頭十年，中國的十八行省全部征服，照說以中國的地大物博，當皇帝的予取予求，那還能不苦盡甘來，國用滋富了嗎？偏巧又有一位引清軍入關，大破流寇，平定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四省，從平西王晉封到開國和碩親王，世代永鎮雲南的吳三桂，他因爲



對滿清的功勞太大，所以享有歷史上從無先例的人臣特權。不但雲、貴兩省督撫由他節制，而且，吳三桂要用人，朝廷裏的吏兵兩部不得掣肘，吳三桂要花錢，戶部不得稽查。如此這般，朝廷收了錢糧，吳家就要分他一半。吳三桂把天下財賦流水般的花用，滿清朝廷就只好『汰冗員，抑繁費，躬行儉約，為天下先。』滿洲人苦戰多年僥倖入據中原，結果是讓吳三桂享盡了世間的驕奢淫佚，榮華富貴。吳三桂之奢，和滿清朝廷之儉，恰好形成鮮明而尖銳的對比。

吳三桂，字長白，江蘇高郵人，他的父親吳襄，當過都指揮。吳三桂自己是武舉人出身，明朝崇禎年間從偏裨將校陞到山海關總兵，封平西伯，繼洪承疇而為大明的東北屏障，方面大將。他這個人一生最注重享受，聲色犬馬，窮奢極慾，得了『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的陳圓圓為妾。崇禎十八年（一六四三）李自成陷北京，明思宗朱由儉殉國，吳三桂則老父見囚，愛妾被奪。國仇家恨，斷難遏忍，所以他向滿清乞師討賊，詎料從此引狼入室，斷送了大明的江山。後來他大破闖賊，奪回圓圓，敉平李自成、張獻忠兩股流寇，戡定陝、川、黔、滇四省地方，坐鎮三迤，節制黔滇，封開國和碩親王。他的大兒子吳應熊，更娶了清太宗皇太極的女兒和碩公主，貴為額駙（滿洲話的駙馬），攝政王多爾袞成了他兒子的舅爺，順治皇帝得喊吳三桂一聲姻叔大人。

在雲南，吳三桂長驅入緬，把明朝最末一位皇帝桂王永曆抓來縊殺，又平定水西土司。他從山海關外的松山、甯遠，一路作戰到北京、陝西、四川、貴州、雲南乃至緬甸，四方精兵猛士，相率來歸，還有清廷撥給他的八旗精銳，所以他掌握了全國的勁旅，建立了一支空前强大的武力。滇、粵、閩三藩之中，耿仲明、尚可喜麾下都只有十五名統領，綠旗兵各六、七千名，丁口各兩萬。唯獨吳三桂，他帳下有統領五十三員，綠旗兵一萬二千，丁口則達數萬之衆，他下令全雲南的壯丁每五人出一名甲兵，每二百名甲兵設一員佐領官，作為他的常備兵。其人數，通常都在十萬以上。

除了擁有全國最大、最强的一支武力，吳三桂麾下的人才之盛，大有謀士如雲，猛將如雨之概。因為吳三桂一向豪爽慷慨，輕財好士，但凡有一技之長而去投奔他的，無不兼容並蓄，收錄門下。他對待親朋戚友，故舊部屬，出手之大方，誠足令人咋舌。雲南巡撫袁懋功內調，吳三桂送筆程儀，略表心意，這一送就是白銀十萬兩。明朝的兵部尚書曾應遴對待吳三桂有恩，他的兒子曾傳燦遊滇，臨走時吳三桂贈以白銀十四萬兩。像他這樣的大手筆，省喫儉用的清世祖順治皇帝根本望塵莫及，聽說了也只有倒抽一口冷氣。所以凡是跟吳三桂交往過的人，都樂於為他效力。吳三桂的黨羽因而遍佈天下，朝廷重臣多半是他的耳目，清宮的一舉一動，他隨時可以得到消

息()

當年傳遍國內還有一句諺語：『滇中有三好。吳三桂好爲人主，士大夫好爲人奴，胡國柱好爲人師。』這句諺語是怎麽來的呢？原來吳三桂訂得有一個古今中外聞所未聞的特殊人事制度，那便是知縣以上的官吏，只要是才望素著、儀表偉岸，而被吳三桂看中了的話，他乾脆就花一大筆錢，把他們給買下來。例子之一如著述甚豐的順治進士、楚雄知府馮甦，他曾當過雲南按察使、刑部右侍郎。馮甦在三藩之亂平定後，一直在說他曾爲吳三桂所拘，後來用計逃到廣東，其實他就是賣給了吳三桂，所謂『投身藩下，蓄爲私人』的。馮甦親筆寫的賣身契，曾在查抄吳三桂王宮時搜獲，那上面寫的正是：

『立賣身婚書楚雄府知府馮甦，本籍浙江臨海縣，今同母某氏賣到平西王藩下，當日得受身價銀一萬七千兩。』

賣身契之後由媒人胡國柱簽押，胡國柱是吳三桂的女婿，他包辦藩下買官的事。而且凡是吳三桂所買的官，一律拜他爲師。

吳三桂在雲南買官爲奴，北京朝廷却由於應付不下吳三桂的龐大需索，無底慾壑。財政困難，達於極點。於是就無可奈何的訂出監生、吏典、承差的賣官法，又准以金銀折贖徒刑和杖刑。

疆臣隨輿之所至，大把花錢的買官，皇帝爲開闢財源，老起面皮在賣。兩相對照，令人噴飯。

至於吳三桂個人生活之享受豪奢，更是駭人聽聞。當滿清皇室侷處在李自成焚刼一空的北京明故宮裏，先後熬了十年，方始籌了點錢修理一下皇帝臨御臣民、循行典禮的乾淸宮。偏巧那年霪雨成災，給事中周曾發奏請停止修繕工程，把修理費移作救濟難民之用，清世祖立刻應允照辦。十年之間清廷『未嘗興一不急之工，採一玩好之物。』然而吳三桂却在昆明九龍池建了廣袤七百頃的藩莊，又在西郊外築安阜園，並以五華山上永曆故宮的舊址造了一座恢宏壯麗，重樓複道，規模不下於北京皇宮的平西王府。這一座王府前後增修了二十多年，方始完工，其工程之浩大，由此可想。平西王府裏的器用，更是有美皆備，無麗不臻。舉一個例，僅僅裁紙折叠刀，就堆滿了好幾個房間。既有天下第一美人陳圓圓爲其愛妾，吳三桂又復羅致了將近千名的絕色佳麗，充其後宮之選。在吳三桂的寵姬中有一名連兒，據說她的麗質清才還在陳圓圓之上。連兒從十七歲起就留侍吳三桂，曾有人遠遠的望見她白衣白裙，衣袂飄飄，陪伴吳三桂小立荷塘九曲橋上，竟然忘其所以，脫口而出的說：

『這不就是所謂的出水芙蓉麼？』

陳圓圓、連兒之外，吳三桂所寵愛的姬妾，還有什麼八面觀音、四面觀音，都是名噪一時的

美女。吳三桂公餘之暇，每每束巾便服，作讀書人的打扮，遍邀王府的名士，在百花如錦，芳草如茵的後花園裏大開盛宴。當酒酣耳熱，興會淋漓，吳三桂便親自擫管吹笛，爲依次唱曲的宮女伴奏。這時候，吳三桂一聲喊賞，立時就從內庫裏搬來一堆堆的珠玉金帛，到處散置，任讓那些宮女鶯叱燕語的前去你爭我奪。吳三桂和他的客人便以此爲樂，看宮女們爭得嬌喘吁吁，簪珥盡脫，那哈哈笑聲也在不斷的此起彼落。

滿洲人向來看重皮貨，他們認爲最貴重的皮貨是玄狐，其次是貂，再次是猞猁猻。但是國家鬧窮，皇帝節約，王公大臣的日子當然也未必好過。所以順治、康熙兩朝便對穿著皮裘有所限制，規定玄狐非王公以上不得服用，三品以上的官員才准穿貂皮或猞猁猻。從順治初年起，教皇帝唸書的講官，每年照例賜一件貂皮，可是三藩亂起，也就開始豁免。其實在吳三桂的王府，儘管雲南四季如春，並不需要穿着皮裘，然而吳三桂根本就不拿玄狐、貂、猞猁猻當一回事。他的王府之中有『三異寶』，最貴重的正是一件騶虞皮。騶虞又稱騶吾，黑紋白虎，自古以來便是極珍貴稀有的異獸。因爲騶虞不吃生物，不踩初長的草，牠有至信之德，所以又有『義獸』之稱，吳三桂的這張騶虞皮端的是無價之寶。

此外的兩件寶物，其一是紅寶石帽頂，徑寸許，長兩寸餘，光照數丈，炎炎如火。還有一件

是六尺高的大理石屏，山水木石，渾然天成，極像元人的手筆。——正因爲吳三桂擁有的奇珍異寶太多了，當三藩亂後，吳三桂病死衡州，又八年清兵攻破昆明，清軍諸將競起搶奪，將無數價值連城的寶物據爲己有。陝西提督趙良棟拿他們無可奈何，他心生一計，逮住了吳三桂的宮中總管塞而泰，把他帶到北京，叫他逐筆開出吳三桂的寶藏細帳。發了洋財的諸將自此無法隱瞞，只好把已吞沒的珍寶一一繳出。當時，趙良棟就稱塞而泰爲『僞宮帳簿』。

由於吳三桂的驕奢恣肆，每年要花費國家總收入之半，相形之下，滿清朝廷越發顯得捉襟見肘，窘迫不堪。一直到了三藩之亂全部敉平，又過了九年，滿清財政已在大幅度的逐年好轉。康熙二十九年，八歲繼位的清聖祖，當年已三十七歲，他還在戰戰兢兢的唯恐宮中用度太奢，他向外廷官員們說：

『今年天旱，四方呼飢，朕原想減少宮人和所用的器物，奈何未嘗有餘，一時無從減起。煩你們各位查一查前明的宮中用度，看看究有什麼可減之處。』

這一查的結果，眞叫君臣之間大吃一驚，——爲了便於讀者對照，姑且列它一個簡表：

明代宮中每年耗用及康熙二十九年時每年耗用——

明金花銀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清全部移充軍餉。

明內用款二十四萬餘兩——清三萬兩。

明木柴二千七百八十六萬餘斤——清六七萬斤。

明紅螺炭一千二百餘萬斤——清百萬餘斤。

明床帳與轎花毯等二萬八千餘件——清一概不用。

明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清全部剔除。

明供用銀數百萬兩——清一律蠲免。

此外，則明朝末年宮中有內監十萬名，宮女九千人。康熙二十九年時不過四五百人而已。除慈甯宮（太后的住處）外，乾清宮妃嬪以下，連那供使喚的老媽子，跟司洒掃的宮女在內，只有一百三十四人。再一伸算，明朝末年宮中一天要用一萬多兩銀子，到康熙二十九年時却一個月只需五六百兩，加上一應賞賜，也不過一千兩左右。康熙皇帝一時興起，又算了一筆總帳，結論是滿清立國三十六年來，皇宮裏三十六年的開銷，還抵不上明末宮中一年的花費。因此他慨乎言之的說道：

『皇室這麼樣節儉法，不但爲三代以下所無，實爲三代以上所未有！』

卽此十七年前，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的春天，首先是廣東尙可喜、尙之信父子失和，尙可喜自請歸養遼東，留他兒子尙之信鎭守粵境。這本來是順理成章，毫無問題的事，可是康熙正急於解決三藩所造成的政治、軍事、財政危機，他用壯士斷腕的決心，覆旨盡撤尙可喜兩父子的藩兵，命父子二人一同回籍。康熙斷然撤藩，引起了吳三桂和耿精忠的深切不安，他們也相繼上書請求撤兵，想試探一下清廷的意向。

吳三桂自請撤藩的奏章一上，清廷重臣誰不知道這是他在存心試探？因此多半主張不准，都說一旦撤藩，吳三桂造起反來那還了得？康熙乃請議政王、貝勒、大臣合議，詎料堅持不許吳三桂撤藩的仍佔最大多數，事態嚴重時，康熙只好以皇帝之尊而慷慨陳詞，他神情激憤的說：

『藩鎭久握重兵，就像是人體養癰一般，如不及早除去，將來又何以善其後？況且藩鎭之勢已成，撤也反，不撤也反，不如先發制人！』

於是，移藩令下，使吳三桂爲之愕然。就在這一年的十一月，吳三桂時年六十八歲，他自稱都招討大元帥，建號周王元年，鑄錢爲利用通寶，蓄髮易衣冠，所部將士一律白衣白甲，白旗白馬，以恢復明朝爲詞，傳檄遠近，大起義師。自此以後，轉戰五年，吳三桂稱周帝，旋卽病死，以孫吳世璠繼。又三年，康熙二十年（一六八一）吳世璠敗亡，趙良棟攻陷昆明城，三藩之亂平。滿清朝廷的心腹大患旣除，自此剝極而復，步上康莊大道，國勢强盛，經略四方，終使康熙成



為東方大帝。中國版圖之擴張，為三代以下所未有。也就從這個時候起，康熙因為受夠了吳三桂的教訓，他開始厲行中央集權制，對漢人採取高壓政策，從而漸次加深漢人的反感，中華民族革命，因之應運而生。

吳三桂一生的功過得失，人言言殊，他先是大明的貳臣，後為滿清的叛逆。得意時目空四海，失勢時因死衡州。吳三桂活了波瀾壯闊，高潮迭起的七十六歲。只是時人對他的嫌惡比洪承疇尤勝，因此私諡他為西山之鴞。鴞同梟，那梟是連牠媽都要吃的。所以謂吳三桂為梟雄，為梟將，為梟獍之梟都不為過。譬如恩倖侫剛傳的說法：『曾無犬馬識主之誠，反懷梟獍反噬之志』，似乎也可以作為他的蓋棺論定。

扁担揷到肚臍眼，一來當不起，二來不敢當。

滿清一朝二百六十八年間，只出過一個比曹操、司馬昭還要不把皇帝老倌看在眼裏的僭越之臣，太傅、一等公、大將軍年羹堯。此公不論率部遠征，或者在京供職，他的氣派架勢，有時候居然凌駕皇帝老倌之上。年羹堯無論走到那裏，都要黃土塡道，官員補服淨街，他跟他兒子穿的是四團龍袍，佩皇帝用的鵝黃佩刀金絲荷包，他坐的椅子是龍牌正座，住的地方從轅門鼓廳起到處都畫上四爪金龍。總督、巡撫、郡王、駙馬見了他一律下跪，文武百官送他紅包稱之爲『恭進』，得他賞賜的官員要向北面磕頭『謝恩』。年大將軍府中家人多的是三品、四品官員，各自擁有家產好幾十萬，穿朝衣蟒袍，和司道提督這般大官平起平坐。——聖旨到時，年羹堯不過從欽差大臣手裏一把接過來，自家帶到房間裏拆開來看，看過以後就順手擱在一邊。專制時代王公大臣見皇帝都行三跪九叩首禮，然後俯伏丹墀，趴在地上恭恭敬敬的對答。唯有年羹堯他面聖敢於端張椅子往皇帝老倌旁邊一坐，像朋友見面般沒上沒下，侃侃而談。

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羹堯平定青海，凱旋北京。他跟皇帝一樣用八旗侍衞前呼後擁，執鞭隨鐙。滿朝的王公親貴、公卿將相都到廣甯門外，跪在地上行郊迎禮。衆人但見年大將軍騎紫騮馬，用黃絲韁，扈從盛大，八面威風，仰臉朝天的昂然直入。這時候北京城裏就跟皇帝出巡一

般，沿途黃土塡道叠橋，商店民家一律關門閉戶。年羹堯目無王公大臣，人家對他行郊迎禮他都傲然不屑一顧。當時他那股薰天氣燄激起了一名小京官的惱怒，那便是十餘年後在乾隆朝裏當二十多年宰相的史貽直。年羹堯偶然之間瞥見文武百官跪迎的『矮人』行列裏，獨獨有一名小官出人頭地，長揖而不下跪。他怫然變色，差一點就發雷霆之怒。然而當他近前一看後，却立刻翻身下馬，笑臉相向，伸手去攙那小京官說：

『你不就是我的鐵崖同年嗎？』

鐵崖，正是史貽直的號，原來史貽直和年羹堯同是康熙三十九年（一七〇〇）翰林出身，他們是兄弟相稱的同年。所以這一天年羹堯也拉挽史貽直騎上一匹馬，和他並轡齊入彰儀門。史貽直有心挫一挫年羹堯的驕縱，年羹堯卻反而邀他同享這稀世榮寵。

年羹堯的恃寵而驕，眞是到了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地步，他豈只『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卽使在天子脚下，北京皇城他也目無至尊，我行我素。有清一代唯獨三位人臣有自由任命官吏之權，他們委派官吏不需奏請，只咨吏部備案。這三位權力幾與皇帝相捋的人臣是平西王吳三桂，跟年羹堯沆瀣一氣的國舅隆科多，再麼就是年羹堯了。史家因此稱他們所委的官吏爲西選、佟選（隆科多姓佟）與年選。年羹堯跟內閣行文向不用呈，只在公文封上寫『右仰內閣』四



個大字；字大三寸許，旁邊還要加上紅圈圈。他不是什麼『一字並肩王』，可是他卻跟皇帝老倌看齊，乾脆把內閣當作他的臣下僚屬了。

定西藏、平青海，年羹堯是康雍年間爲滿淸開拓疆土、鞏固邊陲的西征大將。年大將軍殺人如麻，軍令如山。他在北京做官的時候，有那麼

一囘天降大雪，年羹堯坐轎子出門，貼身侍衞們照規矩伸手扶着轎槓，齊齊的排成兩行。偏偏年大將軍從轎子裏瞧見雪片覆滿了那許多隻轎槓上的手，侍衞們都凍得簌簌的抖，於是他一聲令下：

『去手！』

在他是一片好心，怕侍衞們手凍僵了，讓他們把手拿開。沒想到侍衞們會錯了意，以爲年大將軍又發脾氣，叫他們把手剁去。大將軍之命誰敢不遵？於是侍衞們紛紛拔出佩刀，狠起心腸自己剁自己的手。轉瞬之間鮮血泉湧，把厚厚的積雪染成了片片殷紅。

大將軍的威風簡直蓋過了皇帝老倌，精明强幹，嚴峻尖刻的雍正皇帝漸漸的就有點容不得他了。自古有道是『伴君如伴虎』，皇帝要『整』起人來那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雍正二年正月，撫遠大將軍年羹堯率領四川提督，參贊軍務岳鍾琪征青海，雍正皇帝催年羹堯火速進兵，年羹堯卻跟岳鍾琪發生了戰略上的歧見。年羹堯要集中兵力兩萬餘名，等到四月開春，草原草長時分四路進攻。岳鍾琪則建議乘春草未生之際，以五千精兵一萬匹馬，批亢搗虛，兼程直進。雍正採納了岳鍾琪的意見，授他爲奮威將軍，專任西征軍事。年羹堯竟拒絕交出大將軍印，當時還有他的幕僚慫慂他不如乘此機會舉義叛清。年羹堯卻又迷信，他夜觀天象，跌足嘆息：『不行不行！』自此決定班師囘京。後來岳鍾琪果然用十餘天功夫深入黃河源頭，一舉擊潰丹津叛軍十餘萬衆，青海因之迅速平定。雍正仍舊封年羹堯爲一等公，其實他正是要誘年羹堯囘北京去，再狠狠的整他。

年羹堯從百尺高樓跌進了萬丈深淵，雍正起先挑他的毛病，多少有點『欲發其大，故見其小』的意味。雍正不治年羹堯公然敢用天子禮樂服制的僭越之罪，反而責怪他給皇帝老倌寫『夕惕朝乾』四個字，故意錯成了『朝惕夕乾』，認爲他是有心諷刺，意在犯上。大將軍牽進了文字獄，這倒是蠻有趣的。原來『夕惕朝乾』這個典故出在易經乾卦，原文係：『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意思是有才德的人，白天一整天裏努力不輟，到了晚上還在警惕担憂，唯恐自己幹得不夠，那這個人便決不會有災難罪咎。可是給年羹堯一寫成『朝惕夕乾』，就變成了晚上一個勁兒幹個不休，到了早上，又在躭心發愁。一字之差，區別太大！果然想入非非的話，那還像話嗎？

雍正皇帝『整』年羹堯，先是請他坐電梯，官秩直線下降，從太傅一等公大將軍降到杭州駐防防禦。這防禦是頂起碼的武官，在滿州八旗軍制之中，防禦還在佐領之下，而佐領也只不過帶一百五十名壯丁而已。此所以曾經有權節制天下兵馬的年大將軍，到了西子湖畔的杭州以後，竟然成了看湧金門的城門官，每天端把椅子，閑閑的在湧金門口坐著。

當年的杭州人，得了年大將軍來給他們把守湧金門，不但不以爲是無上的榮幸，反倒想起年大將軍的威風凜凜，人人都不免戰戰兢兢。雍正年間的杭州府城，繞城一周卅五里餘，一共有城門十座，水門四座。湧金門在正西，恰好面臨西子湖，每天一大清早，肩挑負販，賣鮮魚、賣菜蔬、賣柴火的，大都從湧金門進城去作買賣。打從年大將軍往城門口一坐，嚇得那班升斗小民，就此不敢從湧金門過，因而無可奈何的在詠嘆：

『扁担揷到肚臍眼，一來當不起，二來不敢當！』

年羹堯，號雙峯，漢軍鑲黃旗人。滿洲八旗原本是黃白紅藍四旗外加旗上鑲邊的四旗。後來蒙古人歸附滿淸者日多，又編爲蒙古八旗，漢軍八旗則由滿人入關以前降淸的漢人所編成，因此滿淸一共有廿四旗。年羹堯的父親年遐齡，從筆帖式（滿洲話『寫字的』）幹起，當到兵部主事、湖廣巡撫。年羹堯的大哥年希堯是一代算學大家，留有很多專門著作，官拜工部右侍郎、廣東巡撫。年羹堯八歲那年跟他父親在湖廣巡撫任上，有一天他父親出去了，武漢忽起大風，江上浪湧如山，他偏要在這時候乘風破浪，泛舟往遊黃鶴樓。他家裏的人千方百計的攔阻，他不肯聽，終於在驚風駭浪之中，上黃鶴樓打了個來回。其間也不曉得有多少次險些船翻人溺，葬身魚腹。回家後衆人問他爲什麼平白無故要冒這麼大的險？這髫齡童子慨然答道：

『如今我年紀還小，什麼事都得經歷經歷。倘若我果然後福無窮，狂風巨浪就莫奈我何。否則的話，我葬身江中魚腹，跟庸庸碌碌了此一生，又有多大的區別？』

年羹堯童年時代桀驁傲岸，胸懷大志，可是他卻根本不肯唸書，他對他爸爸給他請的老師，往往把臉一抹，揮拳便打。當他一連打跑了三位老師以後，敎家舘的老師們都在相互告誡，千萬別上年府去敎書，免得挨那天不怕，地不怕的渾小子揍。害得他爸爸不得不貼起榜文來募聘名師，而揭榜的竟是一位七十歲的老人。

後來訪查到了這位老師姓汪，是台州人。他對年羹堯的敎授法是你玩你的我做我的，汪老師先拉胡琴，後吹胡笳，引那年羹堯自動前來求敎，學不成，依然由他自去花園裏玩耍。有一天年羹堯獨自一人玩得無聊，從窗縫裏瞧見汪老師關起房門在演習拳棒，他不禁大喜過望。登時就破門而入，磨著老師非敎他這個不可。

汪老師說人家不是都在誇你力氣大，能打架嗎？你何妨喊些家人來跟他們比劃比劃看？年羹堯便興高采烈的召來十六名健僕，手執棍棒齊來鬥他。但見年羹堯擧棍一揮，十六個人往後就倒。汪老師看了點點頭說：『你的本事果然不錯，可是你敢跟我鬥一鬥麼？』

這時候年羹堯居然還有點忸怩。他說老師不成啊，回頭我把你打倒，外頭又要說我連打四位

老師了。汪老師說沒關係，你管人家說什麼呢？於是一師一徒，一老一小，就此拳來脚往的鬥將起來。

妙在年羹堯拳打脚踢，累出了一身汗，忽然之間他的老師不見了。他忙問老師您在那兒呀？汪老師答了一聲我在這裏。回頭一看，原來汪老師腦門心頂住他的後頸頸，身子跟著他東旋西轉，年羹堯竟然遍尋不見，絲毫不覺。他這才曉得遇到了高手名師，苦苦求汪老師教他技擊。

汪老師正色的告訴他說：學技擊，一人敵，好生唸書那才能成爲萬人敵呢。他堅持要他教就非得唸書、技擊一道兒來。年羹堯無奈，朗朗書聲方始傳到了書齋外。

汪老師教了年羹堯整三年，他跟年遐齡說：『公子學得儘夠儘夠，老夫已經沒有可教他的了。』他向年遐齡辭行，年遐齡感激不盡，送了他一千兩白銀，可是汪老師不受，他說：

『公子將來的成就，豈止千金？老夫不遠千里而來，正因爲要找一位衣鉢傳人。如今我目的已達，已經很滿足了。』

康熙卅九年成進士，點翰林，年羹堯曾經當過四川、廣東的考官。十年後，任四川巡撫，平藏之役立功，陞四川總督，定西將軍，封三等公，加太保。不久又陞川陝總督，就在川陝總督的任上，奉詔晉京見駕，趕上了康熙駕崩，卅五位皇太子爭奪大位，鬩牆之爭異常激烈。是抓住兵

權的疆臣年羹堯，和太保、公爵、吏部尙書、國舅科隆多，裏應外合，使康熙皇帝早已屬意的四皇子雍親王，順利登上皇帝寶座。然後好整以暇的下毒手，把他的同胞骨肉殺的殺，囚的囚，桀黠陰鷙的雍正地位方始逐漸鞏固。年羹堯的驕妄不可一世，以及雍正登基不到三年他便被殺，國舅科隆多大權在握，照樣的『獲罪於天』，禁錮而死，可以說完全種因於此。

雍正三年八月，北京城裏出了一件咄咄怪事，一隻猛虎竄到城裏，公然進了年大將軍府。就在那一個月裏年羹堯被捕下獄，數日之間，京畿內外交起彈劾，雍正命王公大臣三法司九卿一同會『議』。議決了年大將軍身犯大逆之罪五、欺罔之罪九、僭越之罪十六、狂悖之罪十三、專擅之罪六、忌刻之罪六、殘忍之罪四、貪黷之罪十八，總共犯了滔天大罪七十七款。『供狀明白，律應大辟』，雍正皇帝施予這位擁立重臣的懲罰是『其父、兄弟、子孫、伯叔、伯叔之子、兄弟之子，年十六以上皆斬。男丁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姐妹、並子之妻妾，賞給功臣家爲奴』。不過，後來又皇恩浩蕩，年羹堯恩予自盡，兒子年富立斬，其餘十五歲以上的男丁，遣往極邊充軍。年羹堯他的父親年遐齡，大哥年希堯，僅予革職免罪而已。

爲什麼跟年羹堯同時代的人要私諡他爲『西山之豬』，大概是因爲他當反不反，不當驕而驕，應變無方，功高震主，其愚實不可及。不過，年羹堯一生，畢竟也有幾件頗可人意，值得一提

的事。例如，他那位恩師汪先生，死後留有一個獃頭獃腦的兒子，因為家貧無法度日，奉他母親之命遠赴西陲，想找威望日隆，炙手可熱的年大將軍賞個官職，混碗飯吃。這呆瓜到了西陲，去住客棧，一連三次上年大將軍府投刺求謁，年羹堯偏不接見。等到他床頭金盡，正在進退兩難，滿心怨懟的時候，方有幾名三品官職的大將軍馬弁，拿了年羹堯的名片，請這位小汪先生上大將軍行轅。可是年羹堯一見他的面，登時就板起臉來埋怨：

『我以為我老師的兒子一定早已發達了呢，那裏想到你竟會淪落成這副樣子？你辜負了我老師一世的英名，又不好好兒的在家裏孝養母親，反倒萬里迢遙的跑到這兒來求官職。你也不想想你是塊做官的料嗎？像你這麼不成器，莫說我不會讓你做官，就連回去的盤纏，我一文也不給！』

一聲罵完，立刻吩咐侍衞，把小汪先生帶到藩司衙門，即日押送回籍。小汪先生被他罵得懊喪欲絕，悲憤交集。可是，一到藩司衙門，竟然發現主管一省行政的藩司大人降堦相迎，大廳上早已擺了酒席款待，而且從這一天起，藩司、臬司以下的各級官員排了日子來饗以盛宴，每人都送了他一筆豐厚的程儀，眞正叫小汪先生笑逐顏開，喜出望外。一連過了好些天各級官員爭相巴結的癮，藩司才派兩名小吏護送他回去。小汪先生到家時，台州知府先已為他家造了一幢水木清華的房子，內中陳設美侖美奐，一應俱全。原來，他頭一次在西陲投刺求見的時候，年羹堯早就

派人送了一萬兩銀子給台州知府，請他代小汪先生母子經營一幢華屋。從此，汪家成為台州有錢有勢的士紳富戶。

還有一件妙事，那是在年羹堯守杭州湧金門的時候，杭州人凜於年大將軍的餘威，相戒不從湧金門過，讓年羹堯坐冷板凳冷清清的，連人都見不到一個。唯獨一位半老書生早晚出入，他每次見到年羹堯必定躬身一揖，可是兩者之間始終不曾交談一語。有一天，年羹堯忽然招招手把他叫到面前來，鄭重其事的說：

『我看你這個人倒也忠厚謹飭，我老實告訴你說我獲罪於天，必死無疑。我有一名愛妾想要托付給你，希望你好好的待她，跟她結為夫妻。』

半老書生一聽登時謙謝推卻，他說大將軍的愛妾我怎敢要？他越是推辭年羹堯便越發的要以愛妾相贈。雙方相持不下，年羹堯就問他為什麼要拒他愛妾於千里之外？半老書生只好實話實說，他實在因為家裏太窮，無法贍養家小，所以他蹉跎至今始終不敢娶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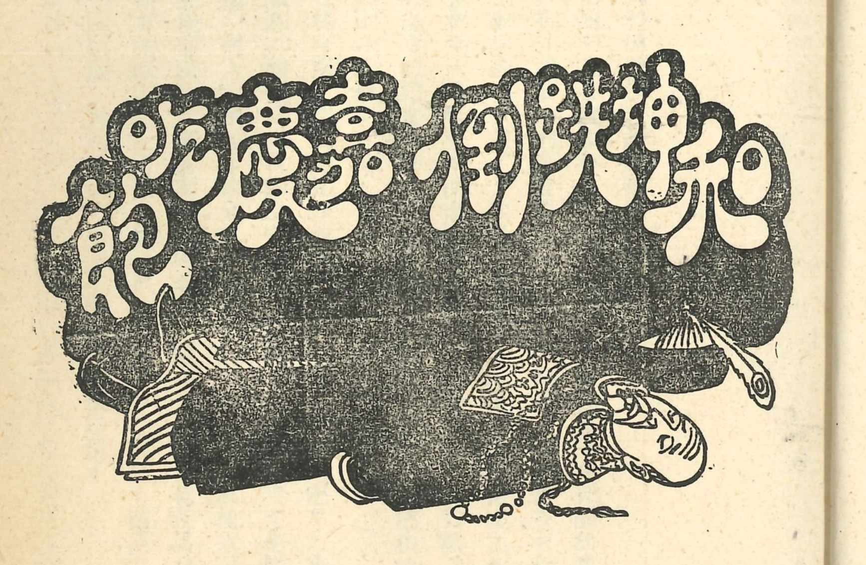
年羹堯聽了便應聲答道：

『你放心好了，這個不生關係。』

他問明白了半老書生的住址，方始讓他回去。次日傍晚，果然有一頂轎子擡到了半老書生的家裏，年羹堯的那位愛妾長得體態輕盈，容貌佚麗。可是美貌佳人自天而降，反使半老書生唯恐供養不起，儘在唉聲嘆氣。當天夜裏喝過了合巹酒，年羹堯的愛妾便打開了她帶來那張矮桌裏的抽屜，半老書生瞠目結舌，但見珠光寶氣奪目欲眩。這時候年羹堯的愛妾、半老書生的新婚夫人美目盼兮，巧笑倩兮的跟他絮絮軟語：

『光這兩抽屜，儘夠我們衣食無憂，快樂逍遙過一輩子哩。』

於是，台州有個富甲一方，有錢有勢的汪府，杭州也有一對家境小康，幸福美滿的半路夫妻。唯獨北京城裏，曾經顯赫一時，權勢絕倫幾於可與雍正皇帝分庭抗禮的年大將軍宅第，卻落得傾家蕩產，豪僕星散。年大將軍的貲財全部充公，爲數計達白銀三百五十萬兩。年羹堯自盡，封一等男爵的年富被押赴刑場殺了頭，跟年羹堯同爲顧命擁立大臣的科隆多剷太保、革尚書，到年羹堯死後兩年仍還是被雍正皇帝治了罪，不過他倖獲『奉旨免其正法』。雍正爲科隆多在皇宮暢春園裏築屋三間，把他關在裏面，一直到死爲止。年羹堯誠然一代天驕，然而他卻敗在未能守份。功高震主不談，他也不想想，專制時代的暴君愛新覺羅胤禛，他既然狠得下心骨肉相殘，區區年羹堯與科隆多，他們的敗死又算得了什麼？



『和珅跌倒，嘉慶喫飽！』

這兩句從嘉慶四年（一七九九），一直流傳到今天的歌謠，其實是給所有拿紅包，愛鈔票，從棺材裏伸手要錢的貪官汚吏，一記當頭棒喝，嚴重警告。金銀財寶生不帶來，死不帶去，貪贓枉法刮地皮的心太狠了，結局必定是悖入悖出，傾家蕩產之外，還得饒上自己的性命一條！

想當年，乾隆皇帝的寵臣權相和珅，聲勢顯赫，氣燄薰天，包攬朝政前後二、三十年間。然而乾隆皇帝的屍骨未寒，當上了家的嘉慶皇帝忙不迭就把和珅賜死，抄了他的家，一舉攫得他八萬萬兩的昧心錢。

古往今來，該沒有比和珅撈得更凶，刮得再多的吧？八萬萬兩銀子，足夠償付甲午、庚子中日之戰和八國聯軍之役的全部賠款。乾隆年間國家總收入是每年七千萬兩，和珅當了二十年的宰相，他一個人就刮走了清廷二十年歲入的一半以上。拿他來跟平西王吳三桂比比，那和珅是暗偷，吳三桂是明搶。滿清初葉四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儘管當政一百五十五年，可是前有吳三桂、後有和珅，碰上了這一梟一狼，就唯有年年鬧窮，四位皇帝的財運都不理想，一直等到嘉慶抄了和珅的家，大內庫藏才堆滿了耀眼的黃金白鏹。

自號『十全老人』，在位六十年的乾隆皇，他一共生了十七個兒子，其中六個早殤。嘉慶皇

帝排行第十五，滿洲話管皇子叫阿哥，那乾隆皇他並不『皇帝愛長子，百姓愛么兒』。他喜歡的反是么女兒和孝公主，原因是和孝公主面貌神情跟他最像。乾隆皇時常愛暱的跟她說：

『妳要是阿哥，我一定立妳爲儲。』

這位和孝公主女生男相，從小愛著男裝，她能拉十石弓，跟她皇帝老子馳騁於熱河圍場。她簡直記不淸楚皇上給過她多少次賞，但是乾隆皇所給她的最大賞賜，却是把她下嫁給和珅的兒子。她那位駙馬爺豐紳殷德，生來俊逸可喜，還會作詩，因爲娶了公主賜給貝子品級，就等於是蒙古外藩或宗室。豐紳殷德跟和孝公主住的府邸共有七百多間房，滿淸末年改成了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閉眼想想，就知道那座府邸在北京城裏佔了多大的地方？

現在存放於英國倫敦博物館的一件無價之寶，一匹潔白溫潤，遍體不見一點瑕疵的白玉馬，長四尺三寸，高兩尺八，英國人見了它無不極口的讚賞，爭相投以尊敬的目光。殊不知那玩意兒其實有點兒髒，因爲它曾經擱在和珅家裏的洗澡房，供和珅跟他的愛妾浴後逍遙於其上。白玉馬是乾隆他爺爺康熙得自新疆，後來被和珅從大內庫中公然取出，抄家後又歸回嘉慶皇。慈禧太后在圓明園裏每次浴罷都要用用它，但却在英法聯軍之役時，遭了英國兵的搶，如今成爲大英帝國的皇家珍藏，供世世代代的約翰牛們瞻仰。



和珅把皇宮裏的寶物往自己家裏搬，在他可是家常便飯，司空見慣。乾隆朝文淵閣大學士孫士毅平定安南奏凱而還，得了個價值連城的寶貝，雙手捧著準備在面聖時獻給乾隆皇。偏偏在宮門口被和珅闖上，和坤微微而笑的問他道：

『孫大人，您手裏拿的是什麼呀？』

孫士毅只好把手裏的錦盒打開，遞給和珅看，和珅一看原來是顆珍珠，小有

如鳥卵，居然精工雕鏤成一個鼻烟壺。當時和珅讚不絕口，急巴巴的說是：

『孫大人，您這寶貝送給我吧？』

『那怎麼成咧？』孫士毅嚇得臉上變了顏色：『這寶貝是獻給皇上的，昨兒個就先行奏聞了，我怎敢私下相贈？』

和珅登時就一撇嘴說：

『跟你說得玩玩的罷了，什麼大不了的玩意？值得你那麼小器！』

孫大學士受了一肚皮的氣，也沒敢言語。數日後，他又跟和珅遇見了。和珅從懷裏掏出一個鼻烟壺，他遞給孫士毅，一聲冷笑的問：

『孫大人，您瞧瞧我得的這個珠壺，比你進奉的那個怎麼樣？』

孫士毅一瞧，可不就是他先前進奉的那一個？他吓了一跳，隨口稱讚了幾句，便匆匆辭去。起先，他還以爲是和珅向皇上要來的呢，往後暗中一打聽，竟然是和珅順手牽羊從宮裏拿出來的。乾隆之寵和珅眞是寵到了極點，明曉得他瞧見宮裏有奇珍異寶伸手就往外拿，也故意裝做沒有瞧見。

和珅，滿洲正紅旗人，姓鈕祜祿，字致齋，八旗官學生出身。唸過幾年四書五經，長大了在

鑾儀衞當差，其實是乾隆皇帝的一名轎夫。有一天乾隆登轎，一時之間找不到黃羅傘蓋，乾隆脫口而出掉了句文說：

『是誰之過歟？』

偏有轎夫和珅聽得眞切，福至心靈，他抗聲答道：

『典守者不得辭其責！』

這一下可驚動了聖駕，有清一代十位皇帝除了康熙能下功夫苦學，肚皮裏有點墨水，其餘九位多是半瓶子醋。乾隆一聽和珅能接上他的腔，答了他的話，當下就大喜過望。他把和珅喊近來一看，居然儀度俊雅，聲音清亮。於是再文謅謅的自言自語了聲：

『若輩中安得此解人？』

和珅再回去抬他的轎子時，乾隆就跟他轎裏轎外的一問一答。北方有一句俗話，叫『針尖對著麥芒』，兩個半瓶子醋談得十分之起勁，乾隆就打從心眼裏開始喜歡起他來。派他充任侍衞，總管儀仗，再從副都統陞任侍郎，軍機大臣行走、尙書、授大學士，封公爵。專寵用專，權傾朝野，就憑那句『典守者不得辭其責』，讓他享盡富貴榮華二三十年。由於和珅的濫施搜括，貪黷無厭，影響各地督撫司道不得不結交權貴，引爲奧援。中國近代史上官場的貪汚風習，可以說是

全由和珅所鬧。

和珅貪污的程度古今未有，駭人聽聞。他當了二十多年宰相，就攤貲八萬萬兩。和珅家裏有家人六百零六名，少婦長女六百口。每一名家人的私財各從一二萬兩到二十餘萬兩不等。和珅跟他家人那麼許多錢都是從那兒來的呢？舉一個例，有那麼一回，陝西某巡撫派一名張守備，帶了二十萬兩銀子『孝敬』和珅。張守備把某巡撫的請安信往相府一送，自此就音訊杳然。迫不得已他送了五千多兩銀子的紅包，方始在相府門口見到一位衣飾華麗非凡的少年。那少年大喇喇的問：

『白的還是黃的呀？』

張守備連忙陪笑回答：

『是銀子。』

少年回過頭去交代一聲聽差的，說是：『收外庫。』然後，遞張名片給張守備，又道：『只這便是收條。你們大人那邊，另有答書回報。』

張守備被這位少年的氣派唬住了，向北京城裏熟悉官場的朋友問聲：那該是和中堂的心腹親信，或者門房老爺吧？他朋友失聲笑道：

『如今天下承平，物力富阜，獻媚巴結的習於誇多爭勝。你若是送個幾萬兩銀子的紅包，那也許可以見一見和中堂親信心腹、門房老爺的金面。既然你打點和中堂的底下人只花了五千多兩，你所見的就準定是侍候下人的下人。』

張守備一聽，感慨萬端，大搖其頭的說：

『尊兄您還沒瞧見呢，和相府邸侍候下人的下人，居然還有侍候的人！』

和珅這個人很有點小聰明，他平生祇鑽研一門『學問』，那便是如何窺伺乾隆的神色，揣摩他的心理，使乾隆的一言一笑，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年年月月朝朝暮暮，和珅可眞把乾隆的心意之所向，研究到了家。清廷慣例，每年順天鄉試，俱由皇帝欽命內閣呈進一部四書，等皇帝出好了題目，然後原書發回。乾隆三十年乙酉科鄉試的那一次，一名太監拿了皇上出題目用的那本論語，發還內閣。和珅便拉住他悄聲的問：皇上出題目的時候，是怎麼個神情模樣？

太監回答他說：

『皇上翻那論語的頭一本，都快翻完了，才微微的一笑，信筆把這一科的題目寫下。』

和珅略一沉吟，馬上就給他猜中了試題是『或乞醯焉』一章。爲什麼乾隆會微微而笑？正因爲『乞醯』兩字裏嵌得有當年的干支『乙酉』二字。他把這一科的試題命人祕密發賣，又得了一

批白花花的銀子。

不論衣食住行，聲色犬馬，和珅的享受都遠在乾隆皇帝之上。乾隆的正宮娘娘孝賢純皇后，正位中宮十三年，從來沒有戴過珠翠。宮中向例由皇后每年編織一個金銀絲荷包送給皇帝，孝賢純皇后覺得這是暴殄天物，太過浪費。所以她給乾隆編織荷包祇用鹿和小羊的細毛，意思是關外祖先從前用的就是這個，她讓乾隆皇帝不要忘本。可是和珅爲了保持耳目聰敏，心竅通明，莫忽略了乾隆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他每天早上起來却要服食珍珠，而且還得喫那新珍珠不曾穿過孔的，珠子越大就越有效。因此千里迢遙趕運新鮮珍珠成了北京城裏的熱門生意。敝鄉蘇州有一位珠寶商石遠梅，某次帶了一皮袋黃金片包裹的新採珍珠上北京，重的一粒兩萬，最輕的也要八千兩銀子，他到北京的當天就被王公大臣們一搶而光。這位石先生還不明白京師販珠買賣會這麼旺暢，他問一位遲來一步沒買到手直在跌足憾恨的大官。那大官告訴他說：

『還不是爲了孝敬和中堂？』

和珅得寵勢盛的時候，連乾隆的十一位阿哥也時常要找他幫忙。乾隆最心愛的一隻碧玉盤，直徑足有一尺寬，有一次七阿哥拿在手上把玩，一失手把它摔成稀爛，直把七阿哥嚇得魂飛魄散。他弟弟成親王便授他一計：你只有找和珅去。

兩位阿哥相率找到了和珅，將七阿哥闖下的滔天大禍細細一說。和珅聽後登時就皺起了眉頭，他顯然是在推脫——

『皇上心愛之物，豈是人間所有？這下可眞敎我莫可奈何了啊！』

可憐七阿哥唯恐父皇震怒，將他重懲，都吓得當衆哭了起來。幸虧成親王乖巧，他把和珅往旁邊一拉，附著他耳朵嘁嘁喳喳，說了些個悄悄話。也不知道他許了和珅什麼條件，和珅才莞爾笑道：

『成否未必，姑且讓我回去試試，明天這個時候，咱們就在這兒見。』

第二天，兩位阿哥跟和珅一見面，他拿出來一隻碧玉盤，色澤還在乾隆的愛物之上，直徑足有一尺五寸多寬。兩位阿哥歡天喜地的將和珅家碧玉盤送回了乾隆御案。可是自此也心裏有數，中外各國，四土八方，進奉乾隆皇帝的奇珍異寶，那最好的都落到那兒去了？

於是，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樓坍了。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乾隆說我爺爺康熙只當了六十年皇帝，我可不能超過他老人家。他禪位於十五阿哥愛新覺羅顒琰，明年改元嘉慶。乾隆舒舒泰泰的又當了三年太上皇，嘉慶四年正月三日乾隆皇帝賓天，六天後就有御史廣興，和直隸總督胡季堂，疏劾和珅身犯二十條大罪。嘉慶聞奏立即賜和珅自盡，將他所犯的大罪二十條宣示中外

。這二十大罪在今日看來，似乎就有點不倫不類——

一、乾隆要傳位嘉慶，就只和珅一個人得著消息。他不該送嘉慶一柄如意，洩露朝廷最大機密。

二、不該騎馬直入圓明園。

三、不該坐轎出入神武門。

四、不該娶宮女爲妾。

五、川楚教匪一案，不該耽擱各路軍營文報。

六、乾隆生病，毫不憂戚。

七、乾隆力疾批閱奏章，字寫錯了，不該提議撕了重寫。

八、把持戶部事務，不許部臣參議一字。

九、西甯賊番搶刼，隱匿不辦。

十、朝廷祇規定蒙古王公沒出痘的不必來京，他却不論出痘已否一律攔著不讓來。

十一、隱瞞他姻親蘇陵阿是個聾子，保舉他家裏的教書先生做官。

十二、隨意撤去軍機處記名人員。

十三、他家多寶閣的槅段，用的是甯壽宮裏式樣。

十四、不該在蘇州預造墳墓，設饗殿，開隧道。

十五、所藏的珍珠手串比宮裏的多幾倍，居然還有比皇冠上更大的珍珠。

十六、他家裏不計其數的整塊大寶石，連皇宮裏都沒有。

十七、他家的銀兩衣飾爲數逾千萬。

十八、他家裏的藏金太多太多了。

十九、在通、薊二州開了不少當舖和錢舖。

二十、他的家人劉全，竟然也擁貲二十餘萬。

乍看起來，彷彿都是欲加之詞，羅致之罪，他那貪贓枉法，勒索重賄，敗壞了政治風氣，使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一百四十多年間，好不容易培養起來的元氣斵喪於他一人之手，從他以後，滿清的吏治更壞，國勢由强轉弱，凡此罪大惡極的罪狀，反倒一字不提。

和珅賜死後，馬上就抄他的家，金銀、珠寶、田產、房屋、典舖、市廛等等，一共編了一百另九號，總價值在八萬萬兩之上。嘉慶僅將極不成比例的一小部份，賞賜功臣，其餘的一概搬進了宮裏。多半是當朝的王公大臣深憾分到手的『賞賜』太少，便由副都統薩彬圖硬着頭皮上奏，

說是和珅財產不止此數，必有埋藏寄頓侵蝕挪移種種弊端，請嘉慶密派大臣研鞫追究。嘉慶一看奏章，就曉得薩彬圖準是藉此機會讓自己公開公開他抄和珅的家究竟有多少進賬？當下就老羞成怒，把薩彬圖召來痛罵一頓，他說：

『和珅的事，焉能容你越俎代庖！』

從此以後，這八萬萬兩以上的和珅贓款，就沒有人再敢問聲都落進了誰的腰包？倒是在全國各地，傳遍了『和珅跌倒，嘉慶喫飽』的歌謠。——須知道，專制時代，歌謠正是民間輿論的代表。

貪官汚吏，古已有之，至低限度可以上追三代。屈原離騷：『衆皆競進以貪婪兮！』可見得二千多年以前，就有了集體貪汚風氣。祇不過，自古以來却從不曾見貪官會有好下場。那被私諡爲動物之中，其性最貪的西山之狼，和珅的身敗名裂，傾家蕩產，不正就是拿紅包的大好榜様？



『天生海公，以成就福康安之功名。』

這句話，是滿清中葉最熟掌故的大作家魏源，在他的名著『聖武記』中所說的。海公係指乾隆年間滿清第一名將海蘭察，福康安是乾隆皇帝頂寵愛的武臣。海蘭察經年累月，出生入死的打硬仗，讓領軍統帥福康安享大名，立大功，官秩扶搖直上，賚賜賞無可賞。福康安一輩子裏有所謂：『異數十三』，那正是說他得過乾隆皇帝十三次破例的賞賜，簡直是空前絕後，冠絕羣僚。單說那第十三項，福康安死後，乾隆特旨封他郡王，賞庫銀萬兩治喪，子孫世襲鎮國公，他的神位居然送進太廟配享。

其實他自己根本就不懂刀兵陣仗，他所立的功勞全靠海蘭察。所以他平時只需留神一件事，千萬別把不羈之馬，脫韁野驢般的海蘭察給得罪了。富貴榮華，功名利祿自會滾滾而來。因此，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八），福康安、海蘭察擊潰台灣林爽文的反清義師後，有一天乾隆皇帝召見少司空德成，問他道：『你看福康安他能跟阿桂比嗎？』

阿桂是清軍定伊犂、討緬甸、平大小金川的統帥，汗馬功勞不比福康安小，可是當時先已死了。德成聽乾隆問時，他老老實實的回答說：

『阿桂能指揮海蘭察，福康安則對海蘭察極力籠絡，百計週旋，所以依臣之見福康安不如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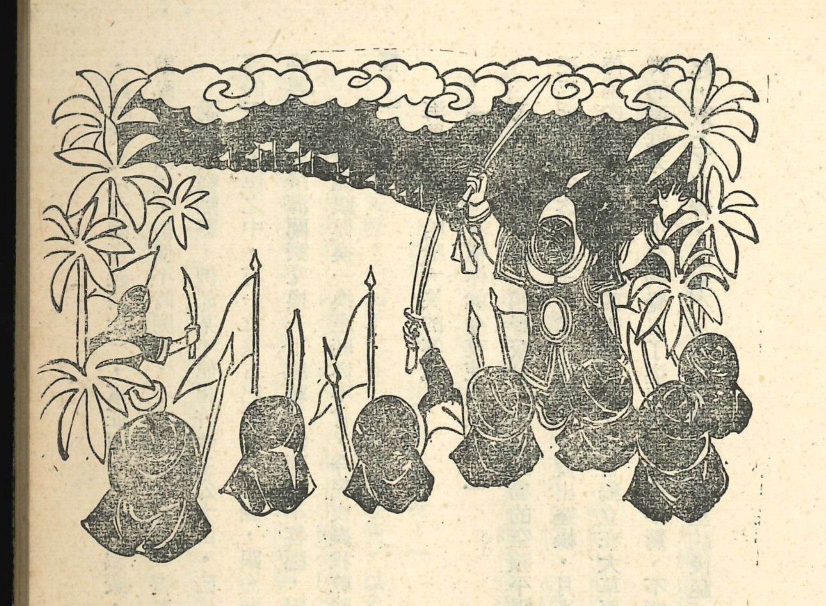
桂。』

『你這個話倒也不錯，祇不過，』乾隆皇帝提醒他說：『阿桂出師西域，海蘭察祇是區區一名偏裨，他感激阿桂的提拔之恩，當然服從他的指揮。後來征大小金川，海蘭察已經升任參贊大臣，福康安是他下面的領隊大臣之一。驟然之間福康安反而爬到海蘭察之上，他就不能不謙沖自抑，把海蘭察倚爲干城之選，所以朕說福康安正其因爲他善於週旋，所以他才能夠平賊。』

乾隆皇的這個說法，未免有點勉强。因爲福康安爬到了海蘭察頭上，癥結正在於乾隆寵福康安，而又不得不倚重海蘭察的將才，他纔以福康安爲帥，海蘭察爲將，——多半由於他對海蘭察的委屈難免內愧，因此他對這一代名將跟福康安同樣的籠絡羈縻，極力敷衍。譬如有一次那位在乾隆皇駕前永遠寵信不衰，言聽計從的和珅；由於海蘭察剛直强項，不買他的賬，當面跟他吵了起來。和珅唯恐海蘭察一語不合，動手開打，好漢不喫眼前虧，連忙跑到乾隆皇帝跟前告一狀。以當朝堂堂宰相之尊不惜打小報告，說海蘭察在甘肅剿賊之役中受賄賂，得了地方官紳不少珍貴的皮貨。

然而，聽完了和珅所打的小報告，乾隆皇帝登時就板下臉來說：

『海蘭察能平亂殺賊，收些皮貨來禦寒，何必詰責？更何況，像你們這班不能平亂殺賊的，



你們平時就能把人情都謝絕了呀？』

這大概是和珅平生所碰的最大一次釘子，連和中堂都扳不動海蘭察，乾隆一朝的文臣武將，有誰敢斗膽議論他一個字？

海蘭察，黑龍江人，天生神力，膚色似鐵。史家說他用兵如神，百戰百勝，完全得自天賦。他行軍佈陣，出奇制勝的種種戰略戰術，爲自古名將所未曾有。不過依筆者的管見，海蘭察戰功彪炳，卒成一代名將的主要因素，還在於他智勇兼備，有黠慧，精武技，事必躬親，全神貫注，與士卒同甘苦。再加上他自二十歲投筆從戎，大半輩子厠身行伍，迭經征西域（新疆）、平金川、（川康邊界大渡河流域）

、討林爽文（台灣嘉義諸役），東征西討，見多識廣，作戰經驗極為豐富。何況在他之前的靖邊戡亂大將阿桂，對他不時開導，不次擢升，授他兵書韜略，海蘭察的成就決非出於偶然。

說海蘭察黠慧，例如某年他和許多王公大臣，陪侍乾隆皇帝，上熱河木蘭圍場行獵。一道扈蹕的王公大臣之中，有一位蒙古巴林郡王巴圖，跟海蘭察是好朋友。兩人各有一匹駿馬，巴圖一時興起，要跟海蘭察交換一下座騎，海蘭察不答應，巴圖便出言恫嚇他說：

『這會兒跟你換一換座騎你不肯，今兒夜裏我乾脆使人把你這匹馬給偷了來，到時候你可別惱！』

海蘭察登時哈哈大笑的答道：

『好極了，有種你就今夜使人來偷！』

入夜，月色溶溶，四野寂寂，木蘭圍場的空曠平陽，一望無際，廣袤足有好幾百里。巴林郡王巴圖派遣的盜馬勇士，悄悄出動。才摸出篷帳，月光下，草原上，一抬眼就瞧見一等超勇公，侍衞內大臣海蘭察的那匹千里名駒，昂首獨立在大草原裏。蒙古盜馬勇士不禁大喜，他們躡手躡脚的湊近去，千里名駒覺出了盜馬賊，居然不驚、不嘶，屹立不動。於是蒙古健兒自地面一躍而起，竄上了馬背，還來不及抓緊馬鬣毛，千里駒後腿一蹬，驀的人立起來，盜馬賊猛可的被摔下

地。却又有就地挖了個大洞，躲在洞裏手執馬韁的海蘭察侍衞，揚聲大笑，跟那班驚惶失措的盜馬賊們說道：

『請上覆巴林王爺，夜裏提防點兒，咱們王爺這就要去盜他老人家的馬啦！』

蒙古盜馬勇士受了場驚嚇，鎩羽而歸，忙不迭的稟告巴圖，海蘭察投桃報李，這夜要來盜王爺的馬。巴圖一聽，如臨大敵，立刻下令全體侍衞遍營巡邏，嚴陣以待。夜正深沉，風聲淒厲，倏的，一聲高亢的呼叫拔地而起：

『捉賊呀，巴林王爺的馬給賊騎走了呀！』

這一聲尖叫，引起了巴林王爺的全體侍衞，以及前後左右營帳裏的人驚呼駭喊，齊叫捉賊，其勢有如天崩地裂，山搖谷動。巴林郡王營帳裏的馬匹受了驚，追風逐電，拔足飛奔。伏在草叢裏的海蘭察看得眞切，覷準了巴林郡王的那匹名駒，一個箭步，躍上馬去，潑喇喇衝回自已的營地。

第二天早上，巴林郡王跟海蘭察見了面，他忙不迭的問：

『昨兒個你帶了多少個人？到我營帳外齊聲大叫，叫得人心摧膽裂的。把我營裏的馬匹，全給驚走了。』

會一個也不帶。反正只需一個人喊起頭，自會有王爺的侍衞一致助威。』

兩位好友在馬上揚鞭大笑，巴林郡王的那匹千里駒，算是由巴林郡王送給海蘭察了。

海蘭察不但富機智，有黠慧，他還有各式各樣的本事。例如他能望雲氣，判斷敵勢的盛衰，作戰的勝負。觀察山川脈絡，通曉該在那兒安營汲水。由驗看馬糞，推測敵軍的距離，俯身貼耳聽地，推測敵方有多少馬匹？後兩椿本事據說他是得自蒙古戰士的傳授，百試百驗，絲毫不爽。海蘭察每次打仗，總是身先士卒，領數十鐵騎，繞到敵軍陣後，一旦找到敵陣的破綻，或者是可蹈的瑕隙，他便左右急射，揮軍直入，使敵軍陣勢大亂，然後當面的本部人馬急起接應，衝前砍殺。因此他每一次麾軍作戰，進必殲敵，退也全師，無不大獲全勝而還。由此可見他那滿清中葉第一名將的榮銜，決不是輕易僥倖得來。

乾隆五十一年（一七八六）十一月七日彰化藍興堡大里村莊富戶林爽文先生，張中華民族革命大纛，與反清復明義師，糾衆十餘萬，陷彰化嘉義，迭敗福建總督常青、閩浙總督李侍堯、廣東副都督傅清額、江甯將軍永慶、恆瑞、總兵普吉保等紛紛來集的大隊清軍，聲勢大振，使清廷爲之震動。乾隆皇帝迫不得已，祇好打出他最後一張王牌，命陝甘總督福康安，領侍衞大臣海蘭

察，率全國精銳之旅，侍衞巴圖魯一百二十餘員，滿漢兵九千名，浩浩蕩蕩的開到台灣來。從十月廿九日起，海蘭察一敗林爽文於鹿港，再敗之於八卦山，勇克彰化。十一月初五，海蘭察正和林爽文在牛稠山大戰的時候，福康安的後部人馬乘著黑夜步步推進，當這一支人馬剛剛走到一座小土山，天降大雨，自福康安以次的將校士卒全部淋成了落湯雞。福康安一見天色其黑如墨，伸手不見五指，他就自己往山頂上一坐，下令親軍在內，清兵在外，大批人馬就這麼一圈又一圈的，把一座小土山擠滿。

恰好有一支義軍也從山前通過，成千上萬的火炬，矯若游龍。義軍只覺得小土山上有人，可是從明裏望暗處，實在很難看得清楚；只好發幾陣槍砲過去，權且試探一下。

當槍砲聲起，福康安火速傳令，不論打死打傷，絕對不許移動叫喊，否則在旁邊的人，祇管揮刀就砍。他這個烏龜縮頭，咬緊牙關挨打的辦法，果然生了效。義軍轟擊土山，既然不聞動靜，也就果眞以爲山上並無敵蹤，於是相率陸續通過。福康安和他的部下僥倖死裏逃生，是時，義軍若再多轟擊幾陣，福康安必死無疑，林爽文先生的民族革命大業可能告成，中國近代史也許會因而改寫。這天夜晚實在太重要了，因爲翌日一早，福康安揮軍繼續進發，他一到達嘉義城外，大雨漸霽，超勇公海蘭察已經四敗林爽文，攻進了嘉義城。台灣義軍，又一次的被强大清軍所瓦

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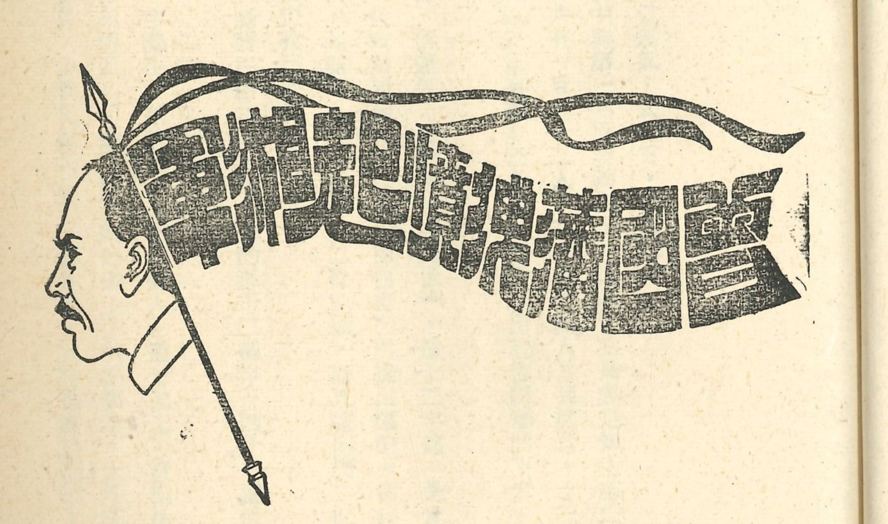
福康安、海蘭察生擒了林爽文、柴大田、柴大韮、嚴烟、劉升諸先烈，檻送入京，向乾隆皇帝行獻俘禮。這一支大獲全勝，凱歌而歸的清軍，自台灣渡海，由浙江三衢乘船下嚴陵江。中軍隊裏，福康安、海蘭察的座船搭蓋重樓，每天從早到晚扮演各種戲文，又有中軍鼓樂，大鳴大奏。大將軍座艦後，文武從官，舳艫首尾相率，派頭之大，軍容之盛，爲大江以南的老百姓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海蘭察勇冠三軍，戰功彪炳，分明是滿清一朝第一員猛將，爲什麼和他同時代的人不稱他爲西山之虎，反而私謚他不倫不類的『西山之驢』？這一點實與海蘭察的私生活有關。海蘭察的細行不檢，暴戾不馴是出了名的。莫說福康安，就是皇帝老子也拿他無可奈何。此公一生最大的毛病是生理構造與衆不同，因而使他有欲無情，不分好歹香臭，夜夜找些個等量齊觀之輩，胡天胡帝，展開一場混戰。所以他『西山之驢』私謚的由來，祇有聯想『金瓶梅』中王婆授西門慶的五字眞言，方可恍然。

像這樣一個在某方面介乎人獸之間的莽漢，居然也有一位姑蘇美人，世間奇女子，對他情有所鍾，不惜委身以從，一死相殉，眞是令人不可思議的咄咄怪事。就在福康安、海蘭察自台灣奏

凱，樓船北上路過蘇州的時候，蘇州官紳熱烈歡迎，在吳中名勝虎丘畫舫設下了盛宴，爲兩位大將軍祖餞。做主人的召來一位名伶阿芸，爲貴賓侑酒佐觴。阿芸天生麗質，體態輕盈，居然就被不計姸蚩的海蘭察一眼看上，他說聲要討阿芸回去，蘇州官紳馬上就給阿芸脫了籍，讓海蘭察帶走，從此阿芸成爲海蘭察的寵妾。粗夯漢竟然懂得了憐香惜玉，加意護持，愛暱備至，大概是阿芸也深知他這一份生平罕有的眞感情來得不易，所以她也芳心相許，一心一意的愛著這位『西山之驢』。每當海蘭察心熱身燥，不管三七二十一，又要逞强施暴，只要阿芸在他身邊，委婉相勸，虎吻下的羔羊，多半僥倖獲免。僅此一點，就可以曉得阿芸在海蘭察的心目之中，佔有多重的份量。

海蘭察有個兒子，名叫安祿，被乾隆皇帝派充乾清門侍衞。安祿的本事不如乃父遠甚，可是他的脾氣和毛病，竟然『肯構肯堂』，跟他父親一模一樣。安祿驕橫麤躁，任誰的話他都不聽，就唯有溫柔婉曲的他父親寵妾阿芸，經常在勸他功臣子孫不易爲，一言一行必須持盈保泰，免得一旦獲罪，必罹大禍。說也奇怪，安祿有眼無珠，六親不認，偏偏在阿芸的跟前，他總是唯唯諾諾，很能聽勸。海蘭察和安祿兩父子『百煉鋼化作了繞指柔』，連當時的乾隆皇帝，聽了都爲之稱奇不置。



海蘭察一生喑嗚叱咤，氣蓋萬夫，偏就有個柔情如水，纏綿悱惻的阿芸，跟他合鑄了一段英雄美人韻事。海蘭察和阿芸恩恩愛愛，魚水諧歡，直到海蘭察溘逝爲止。海蘭察一死，阿芸不哭、不號、不流眼淚，她只是召來塊苦昏迷的安祿，諄諄切切，將往時敎他立身處世的大道理，細說一遍。當夜，她便趁人不見，投繯自盡，從西山之驢於黃壚九泉。

阿芸殉夫以後，安祿對他這位情深似海的庶母，時切悼念，他竟爲阿芸所感動，從此收心養性，忠君愛國。嘉慶四年（一七九九）川楚敎匪之役，安祿奉旨隨軍平亂，他在一次激烈的戰役裏，奮不顧身，追殺敎匪，不幸中伏陣亡。消息傳到北京，嘉慶皇帝不禁深爲憫惻，他慨乎言之的說：『安祿初次從軍作戰，就能夠奮不顧身，追匪陣亡。海蘭察在九泉之下，也會欣然自慰，有這個不減乃父雄風的跨灶兒。』

他立卽下詔，將安祿剛生的一個兒子賜名『恩特赫默扎拉芬』，襲公爵。命安祿的弟弟安成襲騎都尉世職。『西山之驢』一門而有兩世職世代相襲，滿淸皇帝對於海蘭察、安祿的卹忠之典，總算不薄了。

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傳萬世。

清代咸同中興第一名臣曾國藩，一生最大的長處是知人善任。據統計，曾國藩麾下、幕府比較重要的人物共有一百八十二人，其中有十四人當到總督，十三人做過巡撫，將近四十人曾爲提督或總兵。所以史家有謂全國督撫監司提鎮出於曾國藩門下者，不計其數。又說曾國藩幕府多才，天下無雙。

『不信書，信運氣；公之言，傳萬世』，這十二字銘，是曾國藩有一天跟他的好朋友，重要幕客郭嵩燾、吳敏樹閒聊天的時候，由他自己所提出來的。當時他說：

『我死後，墓誌銘一定要請你們二位執筆，而且隨你們二位怎樣寫我的生平都可以。只不過，墓誌銘的結句我已經先擬好了。』

他所謂的墓誌銘結句，正是上列的那十二個字。因此，這似乎是曾國藩爲他自己所作的『蓋棺之論』。

曾國藩，字滌生，號伯涵，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授翰林院檢討。當小京官當到了禮部侍郎，因爲他母親病逝，丁憂回籍，剛好碰上了洪楊事起，太平天國役作，於是他在湖南家鄉督辦團練，編制鄉勇，力戰規復長江中下游各省，同時也成爲湘軍——淮軍的創始人。清廷封他爲勇

毅侯，以大學士任兩江總督，死在任所，謚文正，世稱曾文正公。他不但平定了糜爛半壁江山的太平天國軍，而且以湘軍、淮軍取代了滿清的八旗，綠營兵制，加强督撫的職權，削弱滿清的中央集權制度，使腐敗泄沓的政治風氣爲之改觀。他倡導論學必須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俱備，爲許多近代學者奉爲圭臬。尤其，曾國藩所作的古文也能冠絕一代，遺有『曾文正公全集』凡一百數十卷，爲暢銷至今，歷久不衰的一部好書。然而他却在臨終的時候告誡他的子孫說：

『我治學無成，詩文只可以存示子孫，愼勿刊刻傳送！』

像這樣一位文治武功，古今罕見的人物，難道他的成功果眞只靠運氣？這是曾文正公特意謙虛，還是他故作驚人之筆？試讓我們同來解一解這個謎。

曾國藩家境素寒，生活刻苦，他的累世祖先都是僅有少許薄田的自耕農。一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屛，才讓自己的子侄唸書。曾國藩的父親曾麟書是曾玉屛的長子，此公三十餘載寒窗苦讀，眞箇磨穿鐵硯，但却連應十七回童子試，回回都是名落孫山外。後來還是四十二歲那年，跟他的大兒子曾國藩同往赴考，這才考上了個縣學的生員，曾國藩則爲備取。不過他兒子在第二年二十三歲上得秀才，二十四歲中舉人，二十八歲成進士，曾麟書可就再也趕不上了。由於自忖功名無望，他聊以解嘲的作了一副對聯，命曾國藩寫就，掛在廳上，聯曰：



有詩書，有田園，家風半耕半讀，但以箕裘承祖澤；
無官守，無言責，時事不聞不問，只將艱鉅付兒曹。

曾國藩的母親姓汪，是一位勤儉持家的農村主婦，她的脾氣倔强得很。極有自知之明的曾國

藩，也曾承認：『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其好處亦正在倔强。』因此，我們可以說曾國藩的家庭環境，父母性格，所給予他的影響是：質樸勤儉、忠君愛國、倔强固執，還有，就是以科舉功名爲此生唯一目的。

相傳嘉慶十六年（一八一一）十月十一日亥時，曾國藩在他故鄉家中誕生的時候，他高齡七十的曾祖父曾竟希恰巧做了一個夢，夢見一條大蛇自天而降，直落到他們家的堂屋裏，頭頂着屋樑，尾巴蟠在柱子上。這條大蛇有鱗有甲，黃色斑斕，令人悚然不敢朝牠看。使這位曾竟希老先生一驚而醒，却是立刻就有人來報喜，說他已經添了一個曾孫。曾老先生便命人去把曾國藩的父親叫來。告訴他方才夢中所見的景象，然後鄭重其事的說：

『這個孩子，將來一定光大我家門楣，你們要好好的教養他。』

就在曾國藩出生的同一個月裏，曾家庭院，忽然長出一株蒼藤來，夭嬌蟠屈，就跟曾竟希夢裏看到的大蛇一樣。而且從此以後，曾家的人就發現了從這株蒼藤的榮枯，可以預測曾國藩一年之中的運氣。例如他登科第，加官晉爵，打仗獲勝，蒼藤就會長得枝葉繁茂。又如他丁憂回籍，跟太平軍作戰初期一再挫敗，幾瀕於危；那株蒼藤也會枝葉枯槁，奄奄了無生氣。

凡此都是曾國藩家鄉父老的傳說，不過，曾國藩的一位親家郭階，居然也渲染附會，說曾國

藩是巨蟒轉世，而且他還說曾家舊宅子裏有一株古樹，樹神正是轉世而爲曾國藩的那條巨蟒。他又秘告人說曾國藩長了一身的癬，形狀有如蛇的鱗甲，所以曾國藩每天早晨起身，從他的床上必定可以掃出一堆癬屑來，就像是蛇在蛻皮。

就現代人的目光來看，我們只能說這是好事之徒，有心人士在故神其說。不過跟曾國藩同時代的人，確有不少堅信他是『西山之蛇』，而且頗有一些希奇古怪，令人難解的事情，支持這一種說法。譬如他一身的癬終其生都治不好，他每天早晨照例要下一盤圍棋，下棋的時候總是兩手搔癢，搔個不停。那搔下的皮屑猶如細雨繽紛，冉冉飄墜，用不了多久就洒滿了棋盤棋桌。近代棋士林海峯和坂田榮男對弈時涵養之深，耐性之好，爲舉世所稱譽；如果他面臨曾國藩那種『天女散花』的對手而連眉頭都不皺，那他的修養才眞是無人可及。

有一位饒州知府張澧翰，相術之高明，一時無兩。同僚請他私底下看看曾國藩的相，他曾到曾國藩的簽押房外凝視片刻，然後他直率的說曾國藩是條癩龍，旁人問他何以故？他說：

『你們試看中堂大人端坐凝思時，總是兩手不歇的搔抓鬍鬚，那不是活像一條癩龍麼？』

袁枚（子才）著的隨園隨筆中有謂：『焚鷄毛，修蛇巨虺，聞氣即死；蛟蜃之類，亦畏此氣。』曾國藩平時很愛吃鷄子，偏就把微不足道的鷄毛，怕得個要命。從漢高祖起打仗調兵遣將都

用羽檄，後來進步而爲羽毛文書。文書揷上羽毛，等於現今的限時專送、最速件，照例得由統軍主帥親手拆開。可是曾國藩因爲怕碰鷄毛，他一輩子不敢手拆羽毛文書封口，迫不得已唯有央人代勞。曾國藩死前的那一年，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辛未，他以兩江總督之尊到上海去閱兵，閱兵台上鋪張華麗，陳設齊全。曾國藩將到之前，先有他的親信侍衛來作安全檢查，侍衛們一見曾大帥的座位後面揷得有一支鷄毛帚子，登時就叱令趕緊拿開。人問爲什麼？侍衛只說大帥最討厭這玩藝兒。可是台上台下很快的就傳開了，原來曾大帥是蟒蛇轉世，他能節制天下之師，敉平洪楊之役，殺傷百十萬，外號曾剃頭，可就不敢碰那鷄毛一下。——便在這次閱兵過後不久，翌年二月初二申時，曾國藩正由他的大兒子曾紀澤陪侍，漫步兩江總督衙門花園，突然之間他連喊：『脚痲脚痲！』就此一笑而逝，無疾而終，卒年六十二歲。

曾國藩編練湘軍，同時他也以湘軍起家，完成他不朽的勳業，與千秋萬世的大名。他本是長了一身癬的文弱書生，怎麼會統率師干，轉戰大江南北的呢？當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太平軍大舉北上，縱橫桂湘鄂三省，淸廷爲之震動，亟於分令各省官紳，舉辦團練，協助官軍防禦地方。十二月十三日，曾國藩居喪在家，接到聖旨，命他幫同辦理湖南團練鄉民搜查土匪諸事。起先，他還列舉兩點理由，草疏推却。可是後來武漢失陷，湖南危在旦夕，再加上湖南巡撫張亮基，

跟他胞弟曾國荃，好朋友郭嵩燾一再敦促慫恿，曾國藩方始動心。他到長沙督辦街團，肅淸保甲，先自保境安民着手。他設了個審案局，定下斬、杖斃、鞭笞三種重刑，三個月間殺了盜匪二百餘名。使得湖南文武官員交相指責他侵犯職權，地方人士加之以『曾剃頭』的綽號，譏訕他不恤民命，殺人如痲。不過，湖南一省的秩序，畢竟也由於他的鐵腕政策，漸漸的安定下來。

編練湘勇之初，曾國藩保荐一員游擊塔齊布陞任副將，不惜在奏疏裏用上『塔齊布將來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這麼樣敢於負責的保語。他讓內行的塔齊布幫他操練勇丁，使鄉下來的泥脚桿成爲紀律之師，驍勇善戰的勁旅。但是塔齊布操練勇丁一開頭就碰了大釘子，湖南一省級職最高的兩名將官，提督鮑起豹和副將淸德，對於曾國藩、塔齊布的起勁賣力，練勇成軍心生妬忌。鮑起豹乾脆以淸律『將官不統於文吏，雖巡撫不問營操』爲詞，下令禁止塔齊布盛夏操練，『虐待兵丁』，揚言塔齊布膽敢再犯，他就要軍棍從事，打塔齊布的尊臀。曾國藩一著急一生氣，這才跟新任湖南巡撫駱秉章商量，劾淸德罷官，升塔齊布爲副將，而正規軍的『兵』，跟民軍的『勇』，自此矛盾更深，居然就演成了流血衝突。

衝突之起，是咸豐三年七月十三日，一名湘勇試槍，誤傷了提標兵夫長，綠營兵立刻吹角搖旗，列隊去打湘勇，鬧得長沙城裏人心惶惶，天下大亂。曾國藩被迫鞭笞闖禍的湘勇向綠營兵道

歟。然而八月初四，又有綠營兵和湘勇發生鬥毆，綠營兵再度吹號角，列隊伍，進攻湘勇的營盤，這一次曾國藩忍無可忍，讓無可讓了。他給鮑起豹去公事，請他為嚴明軍紀，遏止亂源起見，把肇事的罪魁禍首交出來按律治罪。鮑起豹則勃然大怒，他綁起幾名肇事的綠營兵就往曾國藩的衙門送，問聲曾國藩你敢治他們的罪嗎？曾國藩倒是極想再施鐵腕，殺一儆百，却又駭怕殺了這幾個人會鬧出大亂子來。他正躊躇不決，初六那天，綠營兵又一度大舉出動，放把火燒了塔齊布的副將衙門，聲勢洶洶的說非殺了塔齊布不可，嚇得這位湘軍第一員勇將東逃西躲，不敢公然露面。當天綠營兵又包圍了巡撫衙門隔壁的曾國藩公館，駱秉章彈壓不住，綠營兵竟然大嚷大喊的衝進曾公館去，曾國藩的湘勇上前攔阻，被綠營兵拔刀向前，一連砍傷了好幾個。當時曾國藩正在簽押房裏看公文，他一見大事不好，撒腿便跑，忙不迭翻過牆頭，逃到了巡撫衙門。差一點就被綠營兵趕上，亂刀齊下，白白的送了一條性命。

經過了這一次驚險事件，曾國藩忍辱負重，『識時務者為俊傑』，他為暫避綠營兵的兇燄，當月就率領湘勇，移駐衡州（今之衡陽）。但是以他個性的倔強好勝，陰柔狠鷙，他又斷乎不能就此自甘雌伏，這便是曾國藩下定決心，大練湘軍，然後轉戰長江各省，覆亡太平天國，建立其豐功偉業的由來。書生發憤，居然建大功，成大名，揚眉吐氣，成為咸同以來的第一名臣。由曾

國藩的湘軍導致李鴻章淮軍之建立，再由淮軍發展而為袁世凱小站練兵，滿清新軍之設，復演變為北洋軍閥相繼出現。乃至袁世凱帝制自為，北洋軍閥割據自雄，禍國殃民十五六年，一直要到今總統　蔣公親率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統一全國，將近五十萬之衆的淮軍餘孽北洋隊伍，方始宣告全部消滅。曾國藩當年的一念之轉，其所給予近代中國的影響，竟會有這麼樣大，眞是令人不勝其浩嘆。

曾國藩是為了要報他幾乎被綠營兵所戕的這一箭之仇，方始決心大起湘軍。這一樁祕密心事，在他功成業就，距離長沙之變十四年後，畢竟還是由他自己在無意之間洩漏了出來。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八月二十一日，曾國藩在兩江總督衙門，跟他的得意門生，幕府要角趙烈文聊天，他躊躇滿志的說：

『想當年我起湘軍，其實是因為受了個刺激才搞起來的。那年我奉旨當團練大臣，借住巡撫衙門，只不過為了想殺幾個違抗軍令的綠營兵，居然就引起綠營鼓噪，衝進我的衙門裏來。要不是我走得快，差一點就被他們殺了。因此發憤募勇一萬，漸漸的就發展成這麼大的一支武力。當時只為好勝，那裏想到會有今天？如今竟是自己想想也覺得可笑！』

曾國藩當年起湘軍的動機、經過、成就，及其對於後世之影響，概略已如上述。艱難締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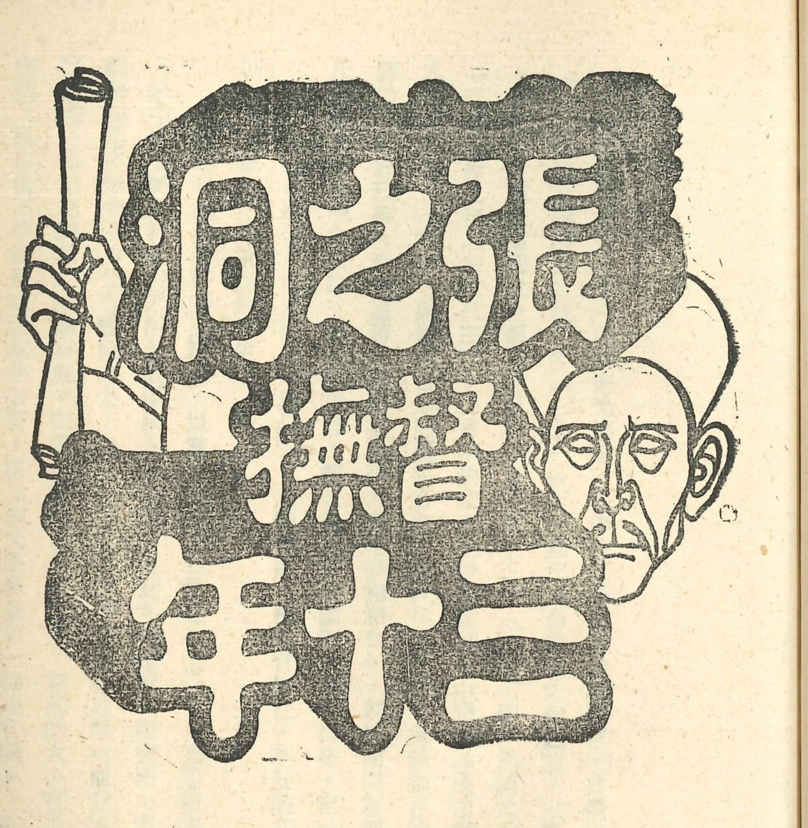
不屈不撓，刻苦精勤，力任艱鉅，曾國藩的成功，豈是偶然？今總統　蔣公民國十三年十月二十日手著之『增補曾胡治兵語錄序』中，曾謂：『然而曾氏標榜道德，力體躬行，以為一世倡。其結果竟能變易風俗，挽回頹靡，吾姑不問其當時應變之手段、思想之新舊、成敗之過程如何？而其苦心毅力，自立立人，自達達人之道，蓋已足為吾人之師資矣。』這才是概盡曾國藩一生的定評。有人說曾國藩的書法曾三變其體，他初學柳公權，中年學黃庭堅，晚年學李邕（北海），參以劉墉（石庵），所以他的字在剛健之中愈饒其嫵媚。又說曾國藩做學問也有三變，最初是翰林詞賦，其後究心儒先語錄，最後則為六書之學，博覽乾隆、嘉慶兩朝的訓詁諸書，而不徒以宋人註經為然。實則曾國藩的為人處世方針也曾三易其道，譬如他在當京官時以程朱為依皈，一旦受了刺激，洩憤成軍大辦其團練時又一變而為申韓，甚至於他還一再的說他要寫一部『挺經』。——曾國藩的『挺經』主旨所在有那末個小故事，大意是說有某翁之子在大冷天裏跟一名挑担子的狹路相逢，互相『挺』住不讓，因此兩人誰也沒法向前一步，直『挺』到白髮皤皤的某翁尋了來。問明白緣故以後便向挑担子的說：『大哥，不如由我赤脚站在田裏的冰雪稀泥之中，用頭頂頂住你的担子，以便我兒子跟你都能斜側身子，擦身而過。』挑担子的一聽心中轉覺不忍，只好說算了算了，還是我走下田去，沾一脚泥，讓你兒子過吧。他的意思是說人生在世只要能挺得久，

挺得住，成功的機會就多。——到了咸豐七年（一八五七）曾國藩老父身死，他在江西軍中一接到噩耗，馬上就棄前方軍事不顧，奔喪回籍。當時朝野人士，對他這種舉措大為不滿，左宗棠時在駱秉章的幕府，更是肆意詆譭，不遺餘力，一時輿論為之譁然。曾國藩自己也是內愧甚深，於是得了個怔忡失眠的病，他請曹鏡初來診治，曹鏡初便趁此機會諷諫他說：

『岐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

曾國藩當然一聽就懂，早先，他曾跟胡林翼憤憤然的說過，左宗棠對他遇事掣肘，開口就罵，他要効法『王小二過年』，跟左宗棠『永不說話』。可是，他聽了曹鏡初的諷勸以後，却能一改申韓——『挺經』為黃老。咸豐八年曾國藩奉旨奪情再起，率部援浙，剛到杭州，他便集了『敬勝怠，義勝和，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個字，特地往懇左宗棠，替他寫一副篆字對聯，藉以互勉。從此，左宗棠就跟他不念舊惡，交歡如初了。自咸豐八年直到曾國藩在南京一笑而逝，他所行的都是黃老的柔能克剛之道。所以他的自輓聯裏，便有『將汗馬勛名，問牛相業，都看作粃糠塵垢』這麼樣洒脫自然，彷彿飄然塵外的句子。今總統　蔣公又說：『噫！曾胡左氏之言，皆經世閱歷之言』，經世閱歷之閎富如『西山之蛇』曾國藩，到了晚年，早已臻及爐火純青的境界。所以他才做得出『不信書，信運氣』那般乍看是卑之無甚高論，其實大有深意在焉的墓誌銘來。

所謂『公之語，傳萬世』，很可能是曾國藩想要告訴後世之人，『盡信書，不如無書』，求學問最好得之於親身體驗。



，很可能這便是滿清一朝的迴光返照，在中法、中日、八國聯軍、日俄，以及從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持續到宣統三年（一九一一）的國民革命諸役未起之前，太平天國、捻匪、和新疆、雲南、甘肅三省回亂全部平定以後，自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慈禧太后二度垂簾聽政開始，一直到光緒九年（一八八三）十一月中法安南戰爭爆發，這中間有那麼短短的九年，海宇無事，人心想望太平，慈安、慈禧兩宮太后攜手合作，兩位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咸豐寡婦都很能勵精圖治，勤於政事。光緒皇帝還是個毛孩子，宮廷裏和和氣氣，朝野間鮮有鬥爭，於是就出現了一片清明安和的熙洽氣象。讓大亂方過，刼後餘生的中國百姓喘一口氣，定一定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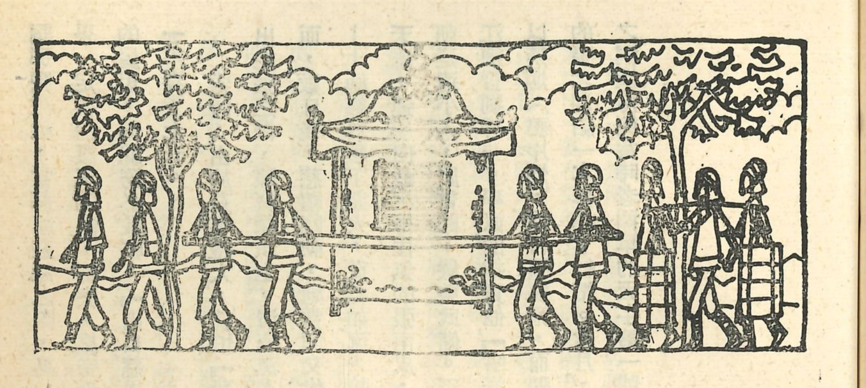
便在這個時候，由於清廷求治心切、廣開言路，那風骨稜稜，不避權貴，慷慨激昂敢於言事的『清流黨』，也就應運而生。

光緒初年權傾朝野的清流黨，以黨國元老李石曾先生的令尊，高陽相國李文正公鴻藻爲領袖，黨中的重要人物有張之洞、張佩綸、潘祖蔭、寶廷、黃體芳、陳寶琛、劉恩溥、鄧承修等。一個個都是才識兼優，公忠體國之士，他們以明世宗時爲彈劾奸相嚴嵩而見囚棄市的楊椒山（繼盛）故宅，松筠庵諫草堂爲議事處。每逢松筠庵前車轎雲集，京師的大小官員無不競相走告，心驚肉跳。誰也猜不準這般清流黨的言官，明兒個又要參劾那一位達官顯要，叫他輕則罷官丟紗帽，

重則下獄殺頭抄家了。

清流黨人大公無私，嫉惡如仇，獲得兩宮太后的無比信任。他們不論參劾那一位王公大臣，奏疏一遞進去必定批准。所謂清流黨人實有左右朝野輿論之權，那是千眞萬確，絲毫不假。又謂這些言官舉手投足，能使舉朝爲之震悚，也可以說是相當的接近事實。就由於有了這一批聲勢極盛的清流黨人，竟使滿清末造泄泄沓沓，貪污腐敗的政治風氣丕然一變，連王公親貴都以崇法務實，剛正不阿爲榮事。光緒六年（一八八〇）十一月間，有一名宮中總管太監帶着兩名小太監，挑了八盒食物，奉了慈禧太后之命，送去給她妹夫，也就是光緒皇帝的父親醇親王奕譞。這三個太監正出東華門時，負責門禁的護軍營護軍，說是遵照祖制太監不許出宮門一步，攔住不放他們走。總管太監答以咱們是奉了太后老佛爺的懿旨出宮的，『你們管得着嗎？』護軍們却說什麼也不肯干違祖制讓太監出宮門，兩下子由言詞辯論而大打出手。太監打不過，就把食盒自己砸破，跑去向慈禧哭訴，誣指護軍毆打他們，搶奪吃食。慈禧聽時就光火了，她要革護軍統領的職，再把東華門的護軍送刑部衙門重重的治罪。

這件事被恭親王加議政王，當時威望正隆的奕訢聽到，他認爲慈禧故違祖制，處置不當，跑去跟慈禧據理力爭。一個是咸豐皇帝的貴妃，一個是咸豐皇帝的胞弟，叔嫂兩人爭得面紅耳赤。



當嫂子的自知理屈老羞成怒發了脾氣，她抹下臉來氣勢洶洶的質問：

『你事事抗我，你到底是爲誰呀？』

恭親王則屹然不爲所動，他抗聲答道：

『臣是宣宗皇帝（道光）第六子！』

慈禧雌威大發登時就說：

『我革了你！』

恭親王却針鋒相對的回答：

『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

這一下，可把慈禧的虛聲恫嚇給頂了回去。然而，態勢嚴重的宮闈之爭，也就因之而起。通常，誰敢在這最高權威的叔嫂之間置一字褒貶？唯有清流黨人中的張之洞和陳寶琛，合疏上奏，力言『漸不可長，門禁不可弛』，東華門護軍恪遵祖制而嚴門禁當然無罪。却是張之洞往後一想，奏疏措

詞那麼激越，當慈禧盛怒之際，萬一惹翻了她，可能會有大禍臨頭，因此被他極巧妙的改成了如果一定要治護軍的罪，那麼，皇帝爲了聽他媽的話，處罰不妨加重，兩宮太后要遵守祖宗八代定的規矩，那就務必從輕，『出自慈恩，益彰盛德。』同時又將原疏的正義，改作了附片，就這麼一本奏了上去。

當時，由於茲事體大，就怕『薄言往搠，逢彼之怒』，慈禧受了小叔子的頂撞，會一口惡氣出在張之洞、陳寶琛頭上。清流黨人，無不手心裏捏一把汗，靜候事態發展，看看下文如何？然而，數日後，慈禧臨朝，她當面交代樞臣，東華門護軍和太監鬥毆一案，可照原議，毋庸加重。——她終於壓下怒火，從善如流，接受了張之洞、陳寶琛的意見。於是清流黨人額手稱慶，喜從天降，連一向最沉得住氣的張南皮，居然也置酒歡會，同申慶祝。緊接着，他便再度上疏，力請朝廷遠小人，廣言路，嚴整武備。不久，又請朝廷愼重東南疆寄，西北界務，糾參湘軍宿將，兩江總督劉坤一。率直的指責他『嗜好素深，比年精神疲弱，於公事不能整頓。』『方今中朝汲汲以禁烟（鴉片烟）爲自强要策，而疆吏蹈之，何以服遠人乎?』東南重鎭劉坤一竟然被乍露頭角的張之洞給一本參掉了紗帽。當月，上諭着劉坤一來京，兩江總督換了曾國藩的七弟曾國荃。張之洞扳得倒當時老湘軍的天字第一號人物（曾國藩已死，劉坤一繼曾而任兩江總督），鋒頭之足

，確實一時無兩。而慈禧也由於張之洞的這一連三次奏疏，深知他是公正剛直，敢作敢爲的滿清大忠臣，就在這年冬月，破格擢升張之洞爲山西巡撫。從這一陞開始，張之洞整整當了三十年巡撫總督，封疆大吏，官運之亨通，聖眷之日隆，當代顯要，無人可及。凡此，都是拜『皇上遵懿旨，不妨加重，兩宮遵祖訓，必宜從輕』這十八個字，挺身介入慈禧與恭親王叔嫂之爭，强項敢言，不惜披慈禧之逆鱗而得來的。張之洞自居清流黨，就他一生的功名利祿來說，他這一條路子可眞是走對了。

張之洞，字香濤、孝達、香嚴，號壺公、無競居士。他是河北南皮人，所以世稱張南皮。他的父親張瑛，字幼甫，當過貴州興義府知府，張之洞就誕生在興義府，他隨父宦遊貴州，直到十四歲那年，才回南皮原籍應試，中了秀才。十六歲應咸豐二年（一八五二）壬子科順天鄉試，得第一名舉人——解元。可是登峯造極以後，偏又屢戰屢敗，一連幾次應會試都是榜上無名，直到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癸亥科，張之洞二十七歲，方始中式第一百四十一名貢士，旋應殿試，他竟得了一甲第三名——探花，賜進士及第。

從咸豐二年得解元，一直考到同治二年才得探花，在這十二年裏面，張之洞不但考場失意，屢屢名落孫山外，而且還在渾然不覺之中，結了一個冤家。那便是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庚申科

會試的時候，有一位江蘇嘉定籍的舉子徐致祥，他把張之洞八年前壬子科（一八五二）中解元時所作的文章，全部抄在他的考卷上，竟然獲得會元（全國舉人會試第一名，比解元又高了一級）。可是，滿清科舉舊例，凡是中狀元（殿試一甲第一名），會元（會試第一名）、解元（鄉試第一名）的，都要把他們獲雋的詩文，全部頒刻，以供全國士子揣摩參考。於是，張之洞中解元所作的文章居然跟徐致祥中會元的文字通篇一模一樣，終於鬧出一個叫徐致祥無地自容的大笑話。

更妙的是，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張之洞正在湖廣總督任上，中會元的徐致祥，也當上了大理寺卿。突然之間，官場紛紛口耳相傳，說是大理寺卿徐致祥，嚴疏糾劾張之洞辜恩溺職。消息傳出，世論一致抨擊徐致祥不該恩將仇報，挾嫌誣陷。明明是徐致祥抄了張之洞的文章，得會元，成進士，從此以後宦途得意，青雲直上。張之洞宰相肚裏好撐船，從不曾找過徐致祥的麻煩，徐致祥實在不該倒打張之洞一釘耙。徐致祥參劾張之洞的這一本，來勢汹汹，很難招架，徐致祥指責張之洞『興居無節，號令不時』，『統計該督蒞粵五年，虧耗國家帑項及私自勒捐者，總計不下數千萬兩』，『今日開鐵礦，明日開煤礦，此處耗五萬，彼處耗十萬，……浪擲正供，迄無成效』，又批評張之洞這個人：『外不宜於封疆，內不宜於政地，唯衡文校藝，談經徵典，是其所長。昨歲該督祝大學士李鴻章壽文，極意諛頌。末有自述語云：度法量力，地小不足以迴旋。夫以兩湖幅員之廣，畢力經營，猶恐不足，而顧嫌其小，夷然不屑爲耶？何其狂誕謬妄若此之甚也！……該督被皇太后皇上如此寵遇，而逞臆妄行，一至如此！』語語着力，字字如刀，大有一釘耙打得張之洞永遠翻不了身之概。『劾人者人恆劾之』，張之洞以彈糾權貴起家，這一回，他總算是嘗到了厲害。

其後方知，徐致祥參張之洞的這一本，幕後居然又有一個張之洞所結的『文字寃家』代筆捉刀。那是湖北羅田人周錫恩，張之洞的得意門生，後來中進士點了翰林。張之洞在當湖廣總督的時候，周錫恩告假還鄉。湖廣總督衙門每有飲宴，張之洞都請他來同席，待之有如上賓。而且經常在人前人後，誇獎周錫恩的文章學問。因此，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八月初三，張之洞過五十五歲生日，湖北官紳就請周錫恩代作一篇壽序。送給張之洞看時，但覺駢四儷六，斐然成章，使他大爲欣賞，不免又到處揄揚，許之爲當代壽序的首選。不料他的機要文案常州人趙鳳昌恰巧在他身邊，看了遍周錫恩的這篇壽序便說：

『這篇大作，好像跟龔定盦（自珍）文集中的某一篇，有點兒像。』

趙鳳昌的話，當然是故意含蓄，給張之洞留點餘地。可是張之洞一聽，仍然覺得受不了。他馬上命人找來一部『龔定盦文集』，一翻之下，果然就找到了一篇『阮元年譜序』，跟周錫恩的

壽序兩相對照，結果是發現他抄了三分之二，就原有文字加以竄改的，約佔三分之一。

當下，張之洞怒不可抑，切齒痛恨的說：

『好哇，周錫恩欺我書讀得少，讓我拿他這篇抄來的文章到處誇耀，惹衆人的訕笑！』

從此，他跟周錫恩日漸疏遠，甚至拒不接見。趙鳳昌却因而獲得張之洞的青睞，成爲他幕府中的要角。不久後周錫恩假滿回北京，張之洞不理不睬之外，居然連例有的程儀也不送，反目成仇，周錫恩乃將張之洞恨之入骨。

他回到北京，跟徐致祥漸漸的接近，兩位文抄公湊在一處，便由周錫恩搦管，徐致祥出面，在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四月，上了狠狠參劾張之洞的奏疏，除了以上摘錄的要點以外，還有『恣意揮霍，雖未必入己，而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的名句，和『信任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斂，貪緣要結』、『直隸州知州趙鳳昌，奔走侍候，……聲名甚穢』的罪狀。

奏疏既上，清廷命復任兩江總督的劉坤一，跟張之洞死對頭的李鴻章的哥哥李瀚章會同查辦，那眞叫張之洞和他的左右，出了一身冷汗。——『洋鎗生銹、烟槍生光』，抽鴉片的雙槍湘軍宿將劉坤一曾經在張之洞手上栽過大觔斗，李鴻章和張之洞更是積積不能相容的政敵，兩個人當面背後什麼話都罵得出口。李鴻章在入奏的電文中公然的說：『毋聽張之洞書生見解。』張之洞

聽說了便破口大罵：『我是書生，他是老奸巨猾！』這還是最最文雅的罵法，其他的粗話就難以盡載。曾有從張之洞幕府中傳出來的一則笑話，說李鴻章勉勵屬下總是掛一句合肥土白『國罵式』的口頭禪：『×娘好好的搞！』某次一位候補知縣晉謁，李鴻章照例勉勵如儀，沒想到那位候補知縣接口答道：『卑職不敢×大人的娘！』使李鴻章瞠目結舌，七竅生烟，偏又拿那借機還罵的無可奈何。——由此可見張李交惡到了什麼程度。劉坤一要報當年的一箭之仇，李瀚章再幫他老弟爲娘出氣，這一『查辦』，張之洞還受得了嗎？

然而，滿清同（治）光（緒）年間的一些中興名臣，確有過人之長，兼人之量。張之洞和他的左右正心中惴惴然，惶悚未能自安，李瀚章的覆奏傳來，他說張之洞正當多事之秋，他以全力支持，猶且憾於日不暇給，『整』他的人說他『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捧他的也可以說他是『夙夜在公，劬勞罔懈』呀。他的結論則是：『惟既未誤公，此等小事，無足深論。』

李瀚章憑着良心說公道話，他這個忙可眞幫大了。另一位劉坤一，更是不念舊惡，大公無私。他替張之洞竭力開脫，祇是說趙鳳昌不恤人言，不知自愛，請予革職勒令回籍，就此了掉這一場軒然大波。

所以張之洞後來和劉坤一通力合作，成爲晚淸政壇的一對最佳搭檔。他們兩位分別在湖廣總

督和兩江總督任上，聯銜演出的骨子好戲，是乙未割台之役曾予台灣義師以相當援助，以及光緒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庚子八國聯軍之役時的『東南自保』，使東南、西南半壁江山，在那場史無前例的大動亂裏倖獲保全。此一運動的幕後，還有李鴻章的大力支持，可見得這幾位先生在當大事的時候仍然能捐棄成見，齊一步驟，這便是值得推許的古大臣之風。

張之洞任職巡撫總督歷三十年，以在湖南、湖北的時間爲最多，『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八字眞言便由他所創。京漢鐵路、漢陽鐵廠、萍鄉煤礦也都是他一手促成。光緒末年他內調爲軍機大臣，做到體仁閣大學士，卒諡文襄，著有廣雅堂集。

張之洞被國人私諡爲『西山之猴』，除了他的相貌淸癯，動作迅捷而外，跟他的『興居無節』，多半有點關係。張之洞睡眠絕少，他可以一連幾天不睡覺，也能整日不眠不食的看書辦公事。凡此他都不許左右驚動吵擾，甚至於他坐轎子出巡，也唯有他叫停的時候才許停，所以張之洞的轎夫得準備好幾班人輪流替換。他的官轎裏面上下左右都是書，原來此公是用功得連坐轎子都手不釋卷的。總督大人抵步，各地官員跪迎跪送，他根本視而不見，地方上給他整治酒席，他就命人把酒菜一担担的挑着，跟在官轎後面走，等他想吃的時候就地停下來吃。有一次他在轎中看書看得太久，官轎後面挑着的菜餚全都餿了臭了。碰巧他要停下來吃飯的地方是個三家村，什麼

東西都沒得買，隨行侍候的廚子給他逼得團團轉，祇好在一條活猪背上割下一塊里脊肉來，做了個里脊片湯供他下飯。猪在嚎，張之洞在罵，廚子手忙脚亂的在趕，侍衞跟班都在掩口吃吃的笑，這便是總督大人的一餐。


慈禧太后
那拉翠

明朝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清太祖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即汗位（興京舊城，在遼甯興京縣西），建元天命，國號後金。三年後，薩爾滸山一戰（在遼甯新賓縣西），大破明軍九萬，斬首五萬級，這便是滿清崛起的大關鍵。又一年，清太祖乘勝利餘威，屠鐵嶺，破蒙古喀爾喀兵，八月，進攻蒙古族的葉赫部落，連破西東二城（都在如今吉林伊通縣境），把葉赫部的男子屠戮殆盡。清太祖的二兒子大貝勒代善勸促葉赫部長白骨羊投降，說好了降則不殺。可是當晚仍然把他縊死，白羊骨臨死的時候，咬牙切齒說道：

『葉赫部人縱使只剩下一名女子，也要覆滅滿洲！』

從此以後，清太祖定下了規矩：葉赫族的女子絕對不准選爲后妃。

道光十四年（一八三四）十月初十，清宣宗道光皇帝照例每年一次上熱河圍場行獵。他率領大批皇子王公，親信大臣，剛走進圍場，一眼瞧見有一隻挺大的白狐狸，伸張前腿，趴在地上，正好擋住了御道中央。道光彎弓搭箭，正待一箭射去。馬後轉出來東宮太子奕詝，向道光皇帝啓奏：

『陛下聖德廣敷，所以百獸效順。這修煉通靈的千年老狐是來接駕的，乞陛下免牠一死。』

道光聽了，微微一笑。他收回弓箭，繞過那隻老狐狸，繼續往前走。這日在圍場裏打了一天

的獵，御駕回鑾，將出圍場，却又見那隻老狐狸掉了個方向，仍舊趴在地上送駕。當時道光射鳥獵獸的手正癢，起手一箭，把老狐狸射死在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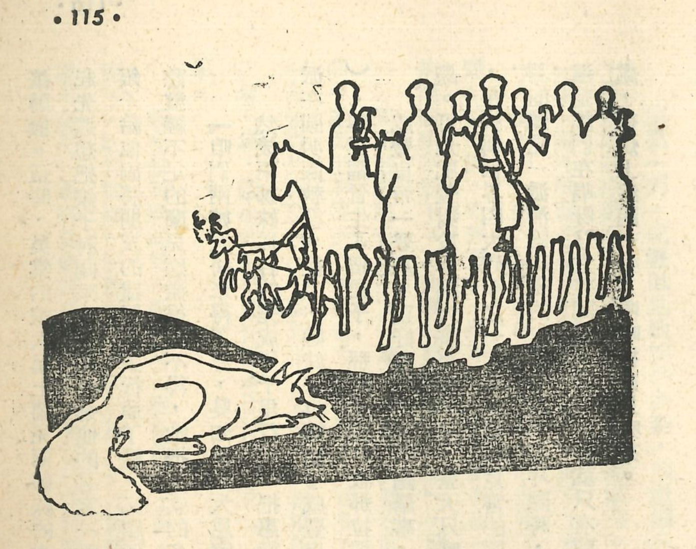
十六年後，道光駕崩，奕詝繼位，改元咸豐。咸豐三年（一八五三），咸豐下詔遴選秀女。選中了的，由內務府造個花名册，送請皇帝核閱。咸豐皇帝奕詝正信手翻閱，他翻到了『那拉氏，鑲黃旗，名翠，小字蘭兒。年十九歲，道光十四年十月初十生』。驀的想起了一件事來，立刻叫一名專管記載皇帝一言一行起居簿的太監，去查一查看，那年那月那一天，彷彿有一件什麼稀罕事。

道光皇帝那年那月那一天的起居注上，記得有他一箭射死了一隻大白狐。咸豐皇帝當時也沒怎麼在意，他笑了笑說：

『難道這女孩子會是白狐轉世？』

他把蘭兒派在圓明園桐林深處承值。

事後，咸豐自己都把這一件事給忘了。可是宮中的太監却在私底下議論紛紜。有人說，由千年老狐投胎轉世的蘭兒，是來報復道光皇帝的一箭之仇，將來準會擾亂江山，有人說她是討來人身享盡天下榮華富貴，也有人說她是來給咸豐皇帝報恩的。



然而，這蘭兒，她的祖先正是當年葉赫部人的刼後孑遺，連同蒙古九部，被滿洲人編爲鑲黃旗。蘭兒她爸爸名喚惠徵，在安徽當過甯池太道，生有兩個女兒，一般的黠慧嬛豔，美貌如花。蘭兒是姐姐，自小會唱南方小曲，尤其江浙一帶所流行的曲子，她都能琅琅上口，學得維妙維肖。後來惠徵升授湖南副將死在任上，兩姐妹扶柩還鄉，當時家裏窮得無以殮喪。乘船經過蘇北清江浦，當地的知縣吳棠，因爲他有一個也是當副將的朋友，靈柩船停泊在清江浦碼頭上。吳棠派家人送去賻儀三百兩，沒想到那名家人竟會把這副將誤作了那副將，三百兩銀子送錯了。蘭兒跟她妹妹正在納悶，兩姊妹她爸爸跟吳棠非親非故，這位縣太爺怎麼會雪中送炭，送了這麼重的一

筆賻儀。這時，吳棠的家人呈上蘭兒兩姊妹的謝帖，方才曉得送禮送錯了人家。吳棠因而大怒，起先還想把銀子討回來，可是經過他的幕客一勸，終於決定一路好人做到底，他親自再送三百兩銀子給他副將朋友的遺屬，去行過了禮，又順便到惠徵的靈柩船上去祭一祭。這件事，可把個正愁盤纏不足的蘭兒感激得了不得，她把吳棠的名刺收放在奩具裏，叮嚀她的妹妹說：

『咱們兩姊妹將來得了志，吳知縣的大恩定不可忘。』

然後兩姊妹從容的完成了千里行程，把惠徵落了葬。咸豐三年，先是蘭兒她被選中爲宮女，派在圓明園執役。後來，她妹妹也嫁給了咸豐皇帝的弟弟，醇親王奕譞，貴爲福晉（滿洲話王妃）。醇王福晉生了個兒子，那就是後來被那拉翠册立的光緒皇帝。

咸豐皇帝一登基，正好碰上太平天國舉事，英法兩國迭次侵略，正是內憂外患，交相侵逼之際。可是咸豐對於軍國大事不聞不問，整天只曉得縱情聲色，徵歌逐舞。帶著些年輕貌美的妃嬪，在號稱世界四大建築之一，洋人豔稱夏宮的圓明園裏，到處嬉娛。有一天，他漫步桐蔭深處，驀的聽見一派清脆嘹亮的少女歌聲，側耳聽時，竟然唱的是南方小調。咸豐便驚問隨侍的太監：這是誰們在唱呀？太監回奏，圓明園裏就只有蘭兒會唱這種曲子，咸豐一時心動，就步入桐蔭深處，往炕上盤腿一坐，吩咐把蘭兒喊來。

蘭兒一到，咸豐但見她婉孌多姿，烟視媚行。因爲她雖然是北國佳麗，却是自幼生長在南方，所以她在剛健婀娜之中，透著點兒嫵媚嬌柔。咸豐問了她幾句話，叫她把方才唱過的曲子再唱一遍。殊不知蘭兒肚裏的情歌俚詞，桑間濮上靡靡之音，流行歌曲多的是。何况她深知這是她唯一力爭上游，出人頭地的好機會，她一心捏牢了不放，於是就一支接一支的往下唱。一直唱到咸豐心跳身燥，奇熱難當，情不自禁從懷裏掏出一枚翠紫如新摘葡萄的藥丸。隨侍的太監一見，不約而同悄悄退下。這時候咸豐便喊『茶來』，蘭兒乖巧，她開始親身伏侍皇上了。

圓明園裏的葡萄藥丸有掌故，某次咸豐在圓明園召見翰林丁文誠。他去早了，太監叫他在一間小屋裏坐著等候，他就順手牽羊偷過一顆喫。他以爲是葡萄，其實是功效神速的靈藥。因此不一會兒他便發現自己不論是坐，是站，全都掩飾不了他的生理變化。急得他唯有滿地打滾說是自己發了痧，讓小太監把他傴著身子送出園去，然後報了急病，方始免却在咸豐皇帝跟前當場出采。

咸豐寵幸過蘭兒一段時期，她偏就有了喜。咸豐六年（一八五六）三月，她給咸豐生了個頭胎兒子，取名載淳，便是後來六歲登基，十九歲就害惡疾死了的清穆宗同治皇帝。當年咸豐二十六歲，蘭兒一舉得男使他高興萬分，他自己作詩慶賀，其中有『庶慰在天六年望，更欣率土萬斯人

』的句子。因爲到他三十一歲死時，他也只有蘭兒生的這位大阿哥，跟皇后鈕古特氏所生的一位公主。美中不足的是蘭兒得子以後母以子爲貴。舉止漸漸的驕縱，咸豐爲了她生兒子不得不封她爲懿貴妃，可是緊跟著又想起祖宗的遺制：葉赫部人永遠不准入宮闈。把葉赫部長白骨羊灝死誓言跟白狐狸兩件事一聯起來，連咸豐都有點駭怕。咸豐曾在末年跟當時三權奸之一的協辦大學士兼步兵統領肅順商量，要效法漢武帝對付太子之母鉤弋夫人的故事，以『恐子少母壯，女主顓恣淫亂』的說法，將蘭兒賜死。這個消息被蘭兒梳頭的太監李蓮英聽到，他連夜鑽狗洞上醇親王府，向醇王福晉求救。醇王福晉一聽她胞姐有難，第二天就進了宮，帶著她外甥皇太子去見姐夫兼大伯子皇帝咸豐，一聲請安，幾度笑語，總算保住了蘭兒的一條性命。因此蘭兒一輩子感念她妹子一家和那位忠心保主，皮匠出身的梳頭太監李蓮英。不久咸豐駕崩，同治繼位，又十三年同治一命嗚呼，並無子嗣，滿淸皇帝出缺。她垂簾聽政已久，大權在握，便干違祖例，自作主張的捧出醇親王的兒子載湉當皇上。又三十四年載湉賓天，又由她一手安排以醇親王奕譞的孫子，光緒胞侄溥儀爲繼。她讓奕譞一門兩代坐上了皇帝寶座，正是她在報醇王福晉當年救她一命之恩。

⊗至於那位伏侍了慈禧老佛爺歷時五十年的『皮硝李』李蓮英，慈禧對他的寵信不衰，倚畀深重，那就更甭提了。李蓮英自小父母雙亡，到處流浪，他曾私販硝磺被捕下獄，又曾當過皮鞋匠。後來他想熬個出頭日子，求他的同鄉太監沈蘭玉引進，恰巧北京城裏流行一種新髮髻，慈禧刻意學時髦，而梳頭房的太監一連換了好幾個，偏就沒有一個梳得像樣。李蓮英機警靈敏，他便下了本錢一天到晚找窰姐，專在她們的新款髮髻上用功夫。終於得了竅門，再請沈蘭玉一推介，他竟能把慈禧的三千靑絲梳得服服貼貼，從此他一步登天，再加上他曾經鑽狗洞爲慈禧求援，使她免步鉤弋夫人的後塵。李蓮英方始成爲慈禧身畔炙手可熱的總管太監。慈禧秉政四十七年間，李蓮英管營私納賄，賣官鬻爵。他的穢跡腥聞傳播中外，北京城裏到處都在唱著一首童謠：

若要頂兒紅，廝加剌廟拜公公；若要通王府，後門洞裏估衣鋪。

清制，一品大官帽頂是紅色的，廝加剌廟在東華門內，向來是太監麕集之處。公公，是世人對太監的尊稱，後門是地名，那兒開設的估衣鋪，專一包攬王府的四季衣服，他們經常出入王府，不但消息靈通，而且還大有門路。

咸豐十一年，被『酒』下一字淘空了身子的咸豐皇帝在熱河得了病，他自知不起，想想慈禧仍還是覺得不放心。因此他密授皇后鈕古特氏一道硃諭，大意是『懿貴妃若恃子爲帝，驕縱不法，卿可按祖宗家法治之』。咸豐一死，同治繼位，鈕古特氏和那拉氏並爲慈安、慈禧太后，可是當時在稱號上仍還是有點區別的，因爲同治是倣效明朝萬曆年間的故事，以『母后皇太后』稱慈

安，而以『聖母皇太后』稱慈禧。所以不論慈安有沒有咸豐的遺詔，她還是能夠壓抑得住慈禧的驕橫恣肆，禍國殃民。慈安錯不該把這份密詔在咸豐死後就拿給慈禧看了。慈禧曉得自己的性命揑在慈安手裏，所以頭幾年還慄慄危懼，規規矩矩，對侍慈安恭謹柔順，無微不至。她竟曾爲慈安割過股，就因爲她的做功太好，使慈安大受感動，就把咸豐的密詔在病榻之旁燒掉。殊不料她這一燒，使慈禧了無忌憚，從此以後，她日漸放肆，大權獨攬，再也不把慈安放在眼裏。慈安這位素有『聖明』之頌的老婆婆，那時節眞是懊惱無窮，追悔不及。

慈禧從一名承值宮女，爬到天子之母，三朝太后，成爲權力龐大，史無前例的中國女皇。當然也曾有她艱難危險的奮鬥歷程。譬如一個混身都被綑綁的人，咸豐死，使她被解除了緊箍咒，她自己生的兒子同治皇帝跟她失和，反倒傾向於慈安，例如選皇后，同治拒不挑選慈禧所鍾愛的侍郎鳳秀之女慧妃富察氏，竟然選了慈安喜歡的侍郎崇綺之女阿魯特氏。使得慈禧怒不可抑，她要同治跟慧妃多親近，少去皇后的宮裏。同治一賭氣，乾脆一年到頭都在乾清宮獨宿，這才演成了『詞臣導遊、皇帝微行』的怪劇，同治終於在十九歲上得『惡疾』而薨。慈禧以她妹子的四歲小兒載湉爲帝，自己則垂簾聽政，把持朝廷。到這時候，她等於掙脫了大半的束縛。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春夏之交，慈禧再陰使御醫『不對症而下藥』，於是偶攖微疾的慈安一命歸陰，慈禧更是桎梏盡除爲所欲爲了。

就在解除緊箍咒跟盡去束縛之間，慈禧爲了確切掌握權力，尤曾經過兩次重要的政治鬥爭。原來咸豐皇帝在位十一年，國事敗壞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咸豐就唯有以醇酒婦人自戕，他簡直不問政事。朝廷大權，早已落在權奸載垣、端華和肅順的手裏，慈禧首先獲得慈安的同意，兩宮太后在一口巨缸之前竊竊私語，秘密定計，然後就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將三權奸一一清除。可是，三權奸相繼伏誅以後，北京城裏，還有一位公正廉明，剛直不阿的恭親王奕訢，他是咸豐的胞弟。咸豐十年（一八六〇）英法聯軍攻陷北京，焚刼圓明園之前，咸豐到熱河避難，就留下年方二十四歲的奕訢監國。咸豐旣死，奕訢仍以恭親王加議政王當國秉政，一直到光緒七年慈安歸天，慈禧跟這位小叔子雖然時常抬槓，可是她對奕訢的一團正氣，仍還有三分畏憚。所以在奕訢當國的二十年間，慈禧事無大小，都能謹守繩尺，不敢僭越。當年皇宮裏的太液池，亦卽三海，在英法聯軍入京之役後有很多地方因兵燹而殘破。每次慈安、慈禧帶著帝后妃嬪前去遊幸，奕訢必定陪侍。慈禧總是藉此機會，試探一下奕訢肯不肯讓她達成心願，將三海修葺一新，讓她得個儘情遊樂的所在。慈禧屢屢的漫指某一處地方說：

『這兒也該修修了。』

這時候，奕訢必定斂容正色，尖厲的答應一聲：

『喳！』

然而，一喳之後，又必定是絕無下文。祇有老實人慈安太后，她怕慈禧過於難堪，在一旁爲慈禧解釋的說：

『國庫空乏沒錢，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所以，等慈禧一把慈安害死，她就千方百計，裏應外合，把束手束脚的奕訢趕出軍機處，換上了慶郡王奕劻當國。此公一個勁兒的阿諛逢迎慈禧老太太，馬上把三海修得美侖美奐，讓慈禧玩得好不喜歡。於是再在萬壽山上修建頤和園，從海軍軍費裏每年抽出兩百萬兩銀子，再開海軍報銷捐，訂定每捐出銀子七千兩，建設海軍，便算他一萬，報銷者委爲卽選知縣。大概前後花了三千多萬兩才把頤和園造好。慈禧興冲冲的帶着光緒帝后妃嬪搬進去住，住一天，就是一萬兩千兩銀子的開銷。窮奢極侈，居然動搖了國本，甲午一戰，中國海軍因爲缺乏砲彈，艦隻未能汰舊更新，被劣勢的日本海軍打得一敗塗地，全軍盡墨，水師提督（海軍主將）丁汝昌仰藥自殺。一手創建滿清北洋新式海軍的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爲之憤憤然的大聲疾呼：

『倘若每年的海軍經費如數發足，北洋海軍的船砲早就佔世界第一位了。怎麼會有這一次的

失敗，打這個敗仗，我決不負責！』

說慈禧一生睚眥必報，心黑手辣，似乎並不爲過。從咸豐死後的二十七個年頭裏，直接間接喪生於慈禧之手的，妃嬪宮女太監乃至王公大臣，文武官員，兵勇百姓一概不論。單就皇帝、皇后來說，則她對咸豐沉緬酒色而死多少總有幾分責任。慈安太后可以說是她直接加害，慈禧的兒子同治之早夭，她也是萬難辭其咎。此外，還有同治的孝哲毅皇后根本就是被慈禧百計折磨，然後再被她逼死的。同治死時慈禧不許孝哲毅皇后送終訣別，當着垂死的同治皇帝的面，用金指甲抓得她粉頰上起無其數血痕。同治一死，孝哲毅皇后寫個字條去她問父親崇綺，當今之計她究該如何？崇綺的答覆就只有一個『死』字。果然，不數日後，崇綺入宮探望女兒，見他女兒日夕哭泣，兩眼紅腫。他把女兒的悲慟之狀奏報慈禧，慈禧當下就冷冷的說：

『皇后既然這麼悲痛，就讓她馬上跟大行皇帝去吧！』

崇綺驚恐交集的告退。不到一個時辰，端莊貞靜，美而有德，芳齡二十二歲的皇后就死了。

接下來便是光緒，光緒管慈禧叫『親爸爸』，可是他選皇后，却由於慈禧的主張，舍珍妃而就慈禧的內姪女葉赫那拉氏，害這位光緒的皇后有其名而無其實，守了一輩子的活寡。珍妃却反得專房之寵，儼然光緒的正妻。可是她往後畢竟在庚子（一九〇〇）八國聯軍之役時被慈禧命太

監總管崔玉貴推到井裏，慘遭溺斃。而光緒自己也在戊戌政變，百日維新全盤失敗後被慈禧囚在瀛台，他過了三十四年的非人皇帝生活。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十月初十那天，他心誠意正的從南海步行到德昌門外，準備親率百官給慈禧祝壽。

侍班官員清清楚楚的看見，光緒興沖沖的雙手按在一名太監肩上，兩腿半分彎，一蹲一站的在舒散筋骨，作磕頭跪拜的準備。突然之間慈禧的懿旨傳來，居然說是：『皇帝臥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禮。』於是光緒大哭，百官星散。光緒皇帝旋即趕回寢宮遵照他親爸爸的旨意，躺到床上去『臥病』。

當時，光緒好生生的沒病是實，倒是七十四歲的慈禧一連瀉了幾天肚子。據說有人藉此機會陷害光緒，在慈禧的跟前造謠，誣指光緒聞悉慈禧得病，居然臉上大有喜色。因而使慈禧『怒從心中起，惡向膽邊生』，她恨聲不絕的說：

『我決不能先你而死！』

所以，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皇后到寢宮去探望光緒，她驚駭莫名的發現，皇帝不知何時，得了何病？早已氣絕了。而偏巧在光緒死後的第二天，慈禧壽終正寢，結束了她七十四年不平凡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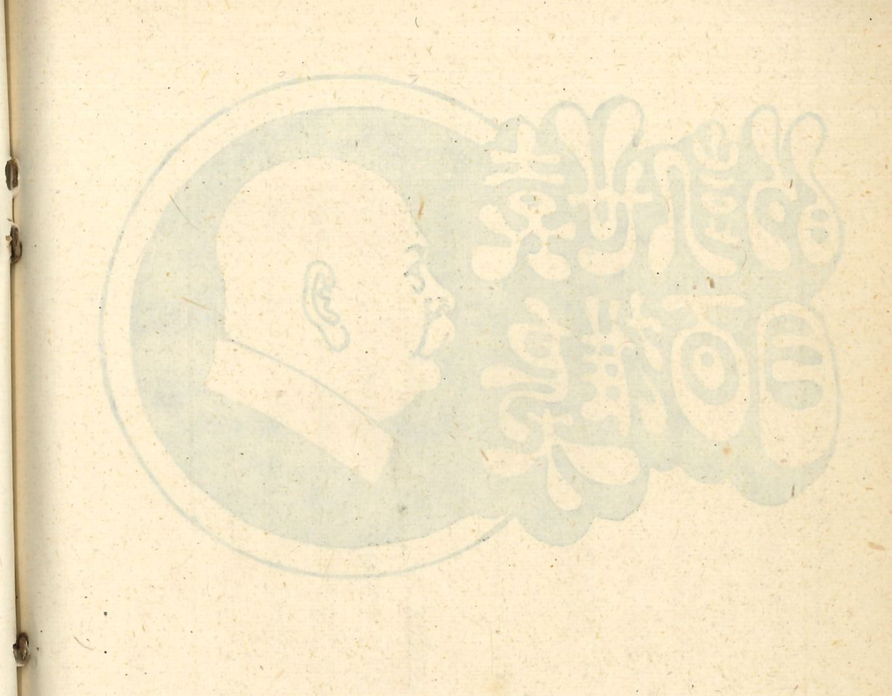
自咸豐以至宣統，慈禧歷經四朝，而四朝的皇帝皇后，竟然沒有一個能得善終，甚至從無一人得着好日子過。其中唯一例外的是她內姪女，嫁給光緒爲后的葉赫那拉氏，光緒死後她成爲隆裕皇太后，中華民國元年二月十二日，正好由她率同宣統皇帝溥儀，下詔退位，滿清遂亡。葉赫那拉氏也是葉赫部劫餘的後裔。史家論滿清之亡，實亡於慈禧之手，瞭然『西山之狐』慈禧入清宮五十五年間所製造的腥風血雨，宮闈慘劇，令人不禁起疑，是白狐報仇？還是白骨羊血誓應驗，抑或僅是一連串的巧合呢？


袁世凱的
真面目

民國三十八年前後，銀元大行其道，從通商巨埠，到窮鄉僻壤，那一枚七錢三分重的銀元，幾乎取紙幣而代。由於清末民初，歷次鑄造銀元的成色和份量，略有不同，因此銀元又有『大頭』、『小頭』、『龍洋』………之分，其中以大頭又稱『袁大頭』的，幣值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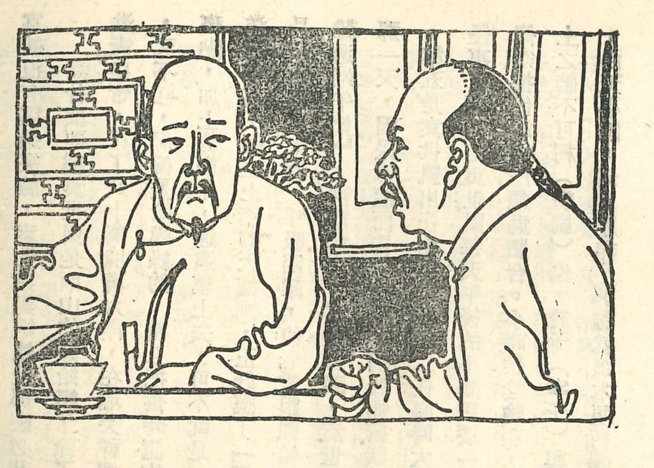
『袁大頭』，係指銀元上鑄的是袁世凱側面半身像。乍一看上去，這位滿清宰相（內閣總理大臣）、民國總統、洪憲皇帝，長得方頭大耳，五官端正，凝重之中頗具幾分威儀，像是滿有那麼回事似的。可是，倘若再往下一瞧，此公五短身材，又肥又矮，兩條胖嘟嘟的腿，永遠做不好立正姿勢。走起路來，一雙外八字脚左搖右擺，那副尊容，實在不敢恭維。若說他像個癩蛤蟆，倒差不多。

然而這一位中國近代史上佔極重要地位的人物，他確是名門望族，簪纓世家。東漢末年四世三公的袁紹、袁術是他老祖宗。遜清淮軍名將袁甲三、袁保中、袁保齡、袁保慶、袁保恆，全是他的父祖輩。雖然袁世凱自小調皮搗蛋，不肯唸書。可是他生身父親袁保中、嗣父袁保慶的庭訓極嚴，因此長大成人後的袁世凱，從外表上看，待人接物，彬彬有禮，一言一行，規規矩矩，地地道道是個舊式大家庭出身的世家子弟。袁世凱自己就曾說過：『不忠不孝之言，向不敢出諸口。』曾經出使英法比義各國的滿清右都副御史薛福成，第一次見到袁世凱的時候，也稱讚他道：



『頗通時務，蓋世家子弟中之謹愿者也。』當過清廷駐法、德公使、山東巡撫、民初政壇要角孫寶琦則誇他：『說話有分寸，舉止無失措。』由此而可知，大凡第一次見到袁世凱的，多半對他印象甚佳。

袁世凱的謹愿，守禮，究竟到了什麼樣的程度？此處不妨舉兩個例。其一，袁世凱前後娶了九位姨太太，生了十七個兒子和十五個女兒。那九位『細姨』之中有三位是由韓王李熙送給他的側室，一般的出自三韓望族，跟朝鮮宮廷，頗有關係。兩位是堂子裏贖出來的姑娘，一位是丫頭收房。像這麼一個龐大而複雜的家庭，孫輩不算，正主子就有四十三人之多。再加上兒子的媳婦、女兒的女婿，每一位正主子的跟班聽差丫頭老媽子，三姑六婆，諸家親眷。那袁世凱不但能罩得住，鎮壓得下，而且全家大小，和和氣氣，融融洩洩，一切都顯得秩序井然，有條有理。所有子女孫輩，乃至年紀輕些，程度差了點的『細姨』，無不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家的規矩，袁世凱具凜然不可侵犯的最高權威，九位細姨全歸比袁世凱大一歲的大太太于氏管轄。于氏負責主持家務，再添上精明能幹，而又溫柔淑婉的朝鮮二姨太和三姨太担任特別助理。太太和細姨絕對不准出入衙門，與問公事。再則，家中設家塾，聘到北洋女師畢業的江蘇宜興人周砥等幾位很有名氣的好老師。周砥女士，民國三年還由袁世凱親自作伐，三姨太朝鮮金氏專程送親，嫁給了江蘇督軍



，後來成爲北洋政府第三位大總統的馮國璋做塡房老婆。袁世凱的五姨太、六姨太和七姨太，都曾隨著少爺、小姐一道上學。七姨太邵惕若，在不曾被袁世凱大力提拔以前，她還跟袁世凱的二少爺，民初四大公子之一的袁寒雲（克文）學唸書寫字。袁世凱這麼樣注重他家人子女的努力上進，難怪他的後代子孫，很有不少出類拔萃，學有專長的人物。

第二個例子，是袁世凱自幼出嗣他房，但是他對生身父母，和嗣父嗣母一般的孝順。他的嗣父母袁保慶夫婦只有一個比袁世凱大些的女兒，訂了親還沒過門，夫婿就得病而死，從此她守了一輩子的望門寡，一直跟着袁世凱住。而袁世凱則無論當宰相、當北洋政府總統，還是當洪憲皇帝，不管他忙到什麼地步，每天必定要抽空上姐姐房裏請一次安。他這位姐姐自從守

寡就沒有露過笑臉，袁世凱對她總是那麼必恭必敬，斂容正色。在她的面前，他連坐都不敢坐。

為什麼要稱袁世凱是西山的癩蛤蟆？除了他的外形有那麼幾分像，此外則第一，袁世凱為當洪憲皇帝，花了八十萬塊現大洋，在瑞蚨祥綢緞莊做了一件跟歷代皇帝大不相同的龍袍。既不黃，又不紅，偏偏是蛤蟆綠的，而且把舊時龍袍上的兩條龍改成了六十四條。團團簇簇的金線宛似斑點，加上綠底子，遠遠望上去，可不就是一張蛤蟆皮？第二是他那張洪憲皇帝御座，也昂達大洋四十萬，御座上舖的天鵝羢，正好應了『癩蛤蟆想吃天鵝肉』。其三是每逢下雨，袁世凱大概是因為氣壓太低，呼吸困難，他老愛跟癩蛤蟆一樣張大了嘴噓氣。第四是俗話有所謂：『癩蛤蟆難過端午節』，洪憲稱帝，雲南首義，袁世凱面臨失敗，羞憤致卒。他偏巧在民國五年端午節的那一天，因尿毒症而昏迷不醒，陷於彌留狀態，而於翌日身死（陽曆六月六日，陰曆五月初六）。第五是袁世凱出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的時候，北平南下窪出現了蛤蟆綺隊朝王的咄咄怪事。第六是袁世凱每天午後的小睡需要一到二小時之久，而且每睡都要細姨奉陪，這跟癩蛤蟆傳宗接代的程序頗為脗合。小時候唸論語，唸到『宰予晝寢』，孔夫子罵他『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粉刷）也，於予（宰予）與何誅！』總是覺得奇怪，心想孔夫子管學生可眞太嚴，白天小睡，何足厚非？那能就跟木頭朽爛般的把人弄壞，和糞土砌牆那麼樣的髒法呢？後來我

長大了，方始獲知，是有那麼一派人士，相信把百年大計挪到白天來解決，可以延年益壽，長生久視。但在衞道者看來，這就未免太不成話，袁世凱多半也是信此說者之一。

袁世凱，字慰庭，河南項城人。家中有錢有勢，自幼生性頑劣，文不成，武不就，想當刀筆訟師，頭一張狀子便用錯了『鵲巢鳩佔』的典，把當事人的祖傳良田，拱手送人，還落了個當堂受責。二十三歲，從河南項城老遠巴巴上山東登州府（今之蓬萊）找他嗣父的拜把子兄弟，慶軍統領幫辦山東軍務提督吳長慶。少爺投軍，居然帶了三四十名從人，可見他當時的荒唐狂妄。吳長慶倒是很照顧這位通家子姪，不讓他喫糧當差，叫他拜幕客中的一位博學通儒，後來中了滿清最末一屆狀元的張季直（謇）為師，好生讀書，準備應試。光緒八年（一八八二）陽曆七月二十三日，朝鮮發生大院君事件，清廷命吳長慶率部入韓平亂，袁世凱正愁着書唸不進去，他求老師張謇，替他向世叔吳長慶說項，委了他個『幫辦營務處』的臨時差使。隨軍出發，跨海征東。

吳長慶沒想到袁世凱雖不是讀書的料，辦起事來却頭頭是道。登陸朝鮮，他竟臨時代領慶軍一營，連斬七名擾民的兵丁。袁世凱幫吳長慶搜集情報，辦理外交，主持營務，甚至身先士卒去跟朝鮮亂兵打仗。吳長慶在朝鮮計擒大院君李昰應，把他押解到中國河北保定，迅速平定了朝鮮的亂事，袁世凱在其間居功不小。他漸漸成為吳大帥跟前的紅人，韓王李熙和吳長慶的居間連絡

者，遠韓王李熙和朝鮮政府首要，一概被他唬住傾倒，推心置腹，言聽計從。他代朝鮮練兵，掌握朝鮮的實權，兩度救過韓王李熙的駕，不數年間，他便儼然以朝鮮的太上皇自居了。

世人都深知袁世凱的野心極大，大到取滿清末年最高權力人物李鴻章而代之，都還不能滿足他的慾壑。因此袁世凱的一生，無時無刻不在藉步登高，扶搖而上，直到他成爲『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連曹操、劉備亦將自愧不如的一代梟雄。袁世凱的二女婿無錫薛觀瀾先生說：『民國以前，袁氏所經歷大事而招物議者，可舉出以下三項：一爲駐朝鮮時，袁氏與日人戰於宮門而敗之。二爲戊戌政變，袁以維新黨（以康有爲、梁啓超，及戊戌政變時就戮菜市口的六君子爲首。——筆者註）謀圍西太后於頤和園之計劃，告知其統帥榮祿。三爲辛亥與南方議和，遂將清室推翻，由自己掌握政權。』

袁家二姑爺所劃分的這三個階段，相當清楚明白。三個階段正好就是袁世凱三大升官抓權的最佳機緣，也是他的野心水漲船高的三個過程。因爲，袁世凱在漢城王宮擊敗日軍，救出被日軍和朝鮮新黨所夥同刼持的韓王李熙，事實上，他並不以漸次獲得朝鮮國政的幕後操縱者，以及中國駐韓最高官員爲滿足。袁世凱的師弟，南通狀元張謇的獨子張孝若，卽曾透露：那是他父親親口告訴他的，張謇、袁世凱兩師徒同在朝鮮的時候，有一天，袁世凱去他老師的房裏，十分神祕

的和他老師爬到床上，放下了帳子來密談。

當時才二十多歲的袁世凱，那管天高地厚，他竟然向他老師力陳韓王李熙懦弱庸碌，不足以扶持，世叔主帥淮軍名將吳長慶也是胆小畏葸，難圖大事。所以他提出了一個瘋狂大胆的計劃，他要篡奪韓王李熙的王位，成立一個堅定有力，足以抵禦外侮的朝鮮中央政府，他請張謇代他策劃主持。而那時候，袁世凱的官銜，僅只是花銀子捐來的一名小小五品同知。認眞說來，不過是知府以下的一名佐貳官吏而已。

張謇聽後眞是大吃一驚，當時就再三的告誡他，切切不可輕擧妄動，免得惹禍上身，尤將使中韓兩國同受其害。張謇答應袁世凱『決不告訴第三人』，袁世凱方始放心的離去。這便是他在朝鮮立功以後，首次表現其非份野心的一段祕辛。

戊戌政變，袁世凱告密，使康有爲、梁啓超逃亡海外，譚嗣同等六君子在北平菜市口殺了頭，光緒皇帝囚禁瀛台，被慈禧折磨到死翹翹。袁世凱從此獲得慈禧的信任，陞任山東巡撫，成就了袁世凱後半輩子有聲有色，多彩多姿的事業基礎。如所週知，袁世凱藉小站練兵而起家。當年清廷爲了作垂死前的最後掙扎，企圖消弭內憂外患，確保大清江山。所以清廷編練新軍，不惜傾全國之財，傾全國之力。小站練兵之初，皇室慶親王奕劻是管理大臣，袁世凱只不過是會辦，可

是他一上台就打定了主意，要把未來的滿清新軍全部抓在他自己的手裏，因此他處處都用心計。舉一個小故事，例如袁世凱不學無術，本不知兵，他的幕客裏更是缺乏軍事專才。於是既去練兵就不能不重用職業軍官，兵學專家。袁世凱爲便於來日統馭指揮，他一開始便千方百計的予軍官、專家以壓抑，使他們屈於自己或其幕客之下。

有一次，天津武備學堂畢業，時任督練公所教練處總辦的何宗蓮，擬就了一份步兵操典呈上去。袁世凱自己一竅不通，但是他却命他幕中的一位蘇州人，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經濟特科中了一甲第二名，等於是榜眼的張一麐，純粹是一介書生，連軍事學的門都沒摸過的名士，去把何宗蓮所擬的步兵操典大事修改。張一麐迫於無奈，祇好硬起頭皮，把操典中文義不適當的，分條簽出，列爲意見，袁世凱却批示何宗蓮一一遵照改正。

何宗蓮奉到打回票的全份原稿，一看批改各節，句句都是外行話。他當然不服，決心下個功夫，逐條一一駁回。過了幾天，大功告成，他親自抱著卷宗謁見袁世凱，準備當面回話，出一口氣。他萬萬料想不到，袁世凱還沒等他把話說完，就臉孔一板，厲聲呵斥的道：

『你們武人，不知文墨。你曉得你的稿子是誰替你改的嗎?·喏，』說時伸手一指湊巧也在辦公室裏的張一麐：『就是這位我重金禮聘，尊爲上賓的張一麐張師爺！』

這一下，可把何宗蓮整得既惶且恐，尤其尷尬萬分。他忙不迭的向張一麐道歉，並且改口稱他爲『老夫子』。弄得張一麐都很不好意思了，他托詞告退，回到他的房間。但是，不一會兒，何宗蓮便來登門求教，執弟子禮。張一麐畢竟是讀書種子，他坦然無隱的告訴何宗蓮說：

『我不願强不知以爲知，這是府主（指袁世凱爲幕府之主）强我改的。雖然有所改動，可是跟原來的文義，並無出入，閣下還是自己拿去斟酌吧！』

打從這一件事以後，北洋武人，非但凛然服從袁世凱，尙且必得尊重他左右的幕客文士。不久，北洋新軍陸續建立，袁世凱更專一重用不識字的老粗，養成所謂的『馬弁武人』。諸如以袁家奶媽的兒子吳鳳陵爲鎭統（師長），然後賣布的曹錕、挑水的王占元，都一個個的飛黃騰達，平步青雲。直到袁世凱死後七年，北洋軍閥中鳳毛麟角般的秀才將軍吳佩孚，還在感慨萬千的大寫其打油詩云：

『軍界人才帳下狗，民國法典鏡中天。……堂堂疆吏開頑笑，官場當做戲場看。』

其實這正是袁世凱目的所在，他以『左手持金錢，右手挾利刃』的姿態，用他一手訓練的馬弁軍人，聽差政客，巧取豪奪，宰制全國。在辛亥革命以前，他已經實際掌握了滿清政權將近十年之久。武昌首義，革命行動風起雲湧。而在此三年以前清廷因爲光緒薨，宣統繼，光緒的胞弟

載灃當了攝政王，載灃想爲他哥哥光緒報仇，必欲置袁世凱於死地。偏有張之洞不念舊惡，以德報怨的救了他，改爲奉旨回籍養疴，使袁世凱投閑置散。革命既起，淸廷這才發現費盡全力編練的北洋軍，竟然是袁世凱的私人武力。除了他之外，沒有人能夠指揮得動。迫不得已，唯有再度起用袁世凱，先湖廣總督，再內閣總理大臣。內閣全部換成了袁家班底，總以爲袁世凱這該滿足了吧？詎料，袁世凱會一面利用革命軍嚇唬孤兒（光緒的嗣子宣統，才七歲）寡婦（光緒的遺孀隆裕太后），一面以淸室退位誘惑革命政府，結果是由他登上臨時大總統的寶座。成爲一國之元首，却猶不能塡滿其慾壑，民國四年，再鬧一次騰笑中外的洪憲稱帝醜劇，過了八十三天皇帝的癮。帝制戰爭既敗，袁世凱被迫取銷帝制，他却又要重回北京政府總統寶座了。這一代梟雄的『祿位』，眞是古今中外從來無人企及。直到他身死以後，他的馬弁式北洋武人猶仍竊據中原歷時十一年。只是這時代的渣滓畢竟經不起考驗，當今　總統蔣公創辦黃埔軍校，集合了全國最優秀的革命青年，高唱著：『黨旗飛舞，這是革命的黃埔！』投筆從戎，爭相入伍，兩年後　蔣公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以不及十萬人的革命雄師，轉戰十一省，奮鬥兩年間，居然就把北洋軍閥的百萬精兵打得落花流水，土崩瓦解。袁世凱一手培養的北洋勢力一掃而空，今　總統蔣公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北伐之役，是爲我國曠古未有之最輝煌偉大勝利，中華民國因而奠定基礎

，永垂無疆。一代梟雄袁世凱的猙獰面目，自此在中國絕跡。

袁世凱死在民國五年陽曆六月六日，陰曆五月初六上午十時，他的老師張謇在南通家鄉接到上海拍來的電報，獲悉了袁世凱的死耗。那一天，他信筆在日記上寫着：『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會（機會也——筆者注），可以成爲第一流人，而卒敗於羣小之手，謂天之訓迪吾人乎？抑人之自爲而已！』『知徒莫若師』，這寥寥數語，筆者以爲可移作袁世凱的蓋棺論定。張狀元所謂的羣小，當然係指罵名滿天下的民國十三怪物，有十三『太保』之稱的洪憲帝制罪魁禍首，包括『願爲帝王師』的楊度、孫毓筠、胡瑛、李燮和、劉師培、嚴復『洪憲六君子』，以及由袁世凱餵大或餵肥了的『五路財神』梁士詒、『乾殿下』段芝貴、『恐怖魔王』雷震春、『表弟督軍』張鎭芳、『趙四風流朱五狂』詩中所指朱五小姐的老太爺朱啓鈐、『標準北洋官僚』周自齊，還有個歷盡繁華，轉眼成空，最後則窮愁潦倒，死在台灣的薛大可。

西山十怪

章君穀 著

出版者：皇冠出版社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六八二二

發行人：平鑫濤
臺北市第三三〇〇號信箱
電話：七七六八二二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理街四二巷二號
電話：三七五九五〇

定價：新台幣拾伍元
港幣叁元

登記證內版台業字第六七九號

